

# 中國邊政

چین چینگارا سیاستی

ཀུང་པོ་འཛིན་མཐའ་ཁྲིད།

## 會務導報

伍昆明教授與邊政協會座談會……………林恩顯主持……  
照片集錦……………張華克……………

(25) (36)

## 文藝小品

雲南民族風情采真(上)……………黃旭慶……………  
內蒙古盟市述略(下)……………納古單夫……………  
蒙古游牧的生產、生活技術(二)——對戈壁地方山岳部分的野外調查……………張為芳譯……………

(31) (30) (18)

## 學術著論

回鶻西遷的人數探討……………劉效敏……………封面內  
海拉爾手抄本《尼山薩蠻傳》與倫理關係之研究……………張華克……………  
蒙古征伐西夏將帥人物稽考……………余軍……………

(39) (10)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

## 回鶻西遷的人數探討

劉效敏

西元八四〇年，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點戛斯十萬騎，殺其相掘羅勿，毀其牙帳，回鶻部落四散，其統治階級及游牧人民有的南下、有的西遷。對於南下的部分其當時的情況及往後的發展，闡述較為詳細，因此這方面的問題較少。至於西遷部分，史料記載不是很詳盡，語意模糊不清，文字似有脫漏，許多學者對於回鶻西遷的有關問題都寫過專文來討論（注①至注⑦），其中有關西遷的人數討論較少，由於看法彼此之間有些距離，所以也影響到探討回鶻遷入新疆（今日的新疆省）的人數。

首先，還是先看看史料如何記載這段歷史：

(1) 舊唐書卷一九五、列傳第一四五、迴紇：

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勤柴革欲篡薩特勤可汗，薩特勤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迴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及安允合。又殺薩特勤可汗，以盧駁特勤為可汗。有將軍句錄末賀恨掘羅勿，走引點戛斯領十萬騎破迴鶻城，殺盧駁，斬掘羅勿，燒蕩殆盡。迴鶻散奔諸蕃。有迴鶻相駁職者，擁外甥龐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烏介為可汗，南來附漢。：

烏介諸部猶稱十萬眾。：（會昌）二年冬，三年春，迴鶻特勤龐俱遮，阿敦寧二部，迴鶻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諸洛固阿跌一部，及牙帳大將曹磨你等七部，共三萬眾，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有特勤啞沒斯、阿歷支、習勿等三部，迴鶻相愛耶勿弘順，迴鶻尚書呂衡等諸部降振武，三部首領皆賜姓李氏。：有

特勤葉被沽兄李二部南奔吐蕃，有特勤可質力二部東北奔大室韋，有特勤荷勿等東討契丹，戰死。

(2) 新唐書卷二一七下列傳第一四二下、回鶻下

：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點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駁職與龐特勤十五部奔葛邏祿，殘眾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勤為可汗，南保錯子山。：

(3) 資治通鑑卷二四六，唐紀六二

文宗成五年（八四〇）：及掘羅勿殺影信，五盧駁，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點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盧駁及掘羅勿，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駁職、特勤龐十五部西奔葛邏祿，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啞沒斯等，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等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請求內附。

會昌元年（八四一），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

(4) 文獻通考卷三四七 四裔廿四

武宗即位乃知其國亂俄而渠長句錄莫賀與點戛斯合騎十萬攻回鶻城殺可汗誅掘羅勿焚其牙諸部潰其相駁職龐特勤十五部奔葛邏祿殘眾入吐蕃安西於是可汗牙部十三姓奉烏介特勤為可汗南保錯子山：烏介兵尚強號十萬駐牙大同北閭門山而特勒龐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眾三萬因仲武降啞沒斯亦附使者送款帝欲使助可汗復國。

以上四者比較，龐特勤與相駁職十五部西奔葛邏祿為四者都有的記載，所不同者為舊唐書與資治通鑑均為一支投（奔）吐蕃，一支投（奔）安西。新唐書與文獻通考為殘眾入吐蕃、安西。

「殘眾」與「一支」含義上不太相同，從人數上來討論，「殘眾」的人數要比「一支」的人數來得少。若是「殘眾」可能只有一支，以「一支」為單位的則加起來共有三支。（注8）

從史料中對西遷的記載，不禁產生一些疑問，如：投吐蕃與安西的是投奔葛邏祿十五部當中的一部分，包含在十五部當中，還是十五部之外的？至於投奔的葛邏祿、安西、吐蕃是指那些地方？所以，學術界對於回鶻西遷方面的意見頗多，現列舉幾個對本文內容會有點影響的問題，來稍作討論：

1. 回鶻西遷並非三支，應為一支主流（注9）  
2. 葛邏祿非蔥嶺西的葛邏祿，而是在天山（北）的歸順葛邏祿（注10）

3. 回鶻西遷時，控制北庭的是回鶻（注11）

4. 甘州回鶻的淵源仍有一部分為西遷的回鶻（注12）

5. 喀喇汗王朝與回鶻的淵源很深（注13）

因此我們在估計西遷進入新疆境內的回鶻人數，以全部西遷的回鶻人數扣除進入河西走廊與蔥嶺以西的回鶻人數，則大致為西遷進入新疆的回鶻人數。

至於如何估計西遷回鶻人數與進入新疆的人數，這之間有什麼不同，史料的有關人數方面的記載，也不是很詳細，因此除了利用史料的記載，還要配合學者專家的估計，以及南遷回鶻方面的資料，以下是估計的方式：

新唐書列傳一四〇下 卷二一五下 突厥下，記載如下：至德

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葛邏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龐勒居焉耆城，稱葉護，餘部保金莎領，眾至二十萬。

所以，史料有二個線索，一是十五部（新舊唐書、資治通鑑、文獻通考），其二眾至二十萬（新唐書突厥傳）

現在，從這二個線索來作估計：

(1) 十五部，人數大約有多少

根據艾尙連《回鶻南遷初探一文》（注14），每部約有萬人，（不過每部不等，強弱不一），因此暫時先估計為十五萬人。但是，若根據舊唐書迴紇傳烏介諸部猶稱十萬眾，因其有十三部，這樣一部的人數就不到萬人。還有迴鶻特勤龐俱遮，阿敦寧二部，迴鶻公主至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諸洛固阿跌一部，及牙帳大將曹磨你等七部，共三萬眾，以及文獻通考卷三四七所載烏介兵尙強號十萬與特勤龐俱遮阿敦寧等凡四部及將軍曹磨你眾三萬的記載來看，平均一部不到萬人。如此，西遷回鶻人數應在十五萬以下。

(2) 由眾至二十萬判斷西遷人數

楊聖敏《回紇史》一書中說「龐特勤西遷十年後才『眾至二十萬』，所以我們估計十五部的人口在二十萬以下。

另外根據張燦（維吾爾族源問題札記）一文所述：

高昌回鶻（西州回鶻）是回鶻西遷聚合後的主要一支，但其組成不只是投安西的那一支「殘眾」，而是龐特勤率引的十五部中滯留焉耆的為數不少的部分，所以人數最多（上述龐特勤在焉耆時已有二十萬人）。西州回鶻政權的建立，並非回鶻西遷的直接結

果，而是由投奔葛邏祿的十五部回鶻人，匯合原來居住在天山以北的葛邏祿人、回鶻人、鐵勒人共同建立的。這幾部分人人多勢眾，又同這個地區有歷史淵源、傳統影響，具有建立政權的基礎。因此，西遷來的與原已居住在天山南北麓的回鶻，同本區原有的親族鐵勒、車及其它各族相組合，融合發展成為居民的主要力量。

綜合上述，作一判斷「眾至二十萬」是經過十年的人口增長？還是西遷的回鶻人和原居在天山的回鶻人，鐵勒人，高車人總共合起來有二十萬？應以後者的可能性較大，因為西元九世紀時之人口增長率不可能在十年內就有什麼變化，（這其中的原因因下節再作敘述）。回鶻西遷前就已有突厥語諸部及回鶻人生活在天山地區（注15），因此西遷回鶻政權是西遷的回鶻人與原來已在的回鶻人、鐵勒人、高車人共同建立的，故西遷的回鶻人數必定在二十萬人以下，張燦（維吾爾族源問題札記）一文中又說：「八四〇年西遷之前很久，維吾爾的先世在歷史上各個時期以不同名稱先後來到天山南北地區，累計人數大大超過漠北遷來的回鶻。」至於是否「大大超過」則不能很確定，但至少也有一定的數量，因此，從這方面來估計，西遷的回鶻人數與用「十五部」估計的人數差不多。

### (3) 根據學者專家的推測

一、阿合買提江，艾海提推測西遷的回鶻人數「最多也不過五、七萬人而已」。（注16）

二、谷苞推測「八四〇年後西遷的回鶻人的總數最多超不過十萬人」。（注17）

三、安部健夫估計為十數萬至三十萬。（注18）

四、陳超（關於新疆維吾爾族族源問題論綜述）一文所述「歷史上記載八四〇年起由外蒙古遷到天山南北的一支回鶻，即

便人數較多，也只有二、三十萬人，完全進入塔里木盆地的，至多也只有十至二十萬人。」（注19）

五、中國人口新疆分冊估計為約一、二十萬。（注20）

(4) 從南遷的回鶻人數來推測：

1. 有關南遷回鶻的人數

a. 楊聖敏《回紇史》一書中認為南遷的回鶻人數，估計二支總共約十萬多人。其中啞末斯部近五萬人，烏介部五萬餘人。（注21）

b. 楊建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一書認為：南遷一支在人數上十分眾多，據推斷，大約在三十萬人左右。（注22）

c. 艾尙連（回鶻南遷初探）中認為南遷回鶻約有三十萬。（注23）

（注23）

與南遷比較，西遷人數較少（注24），再加上舊、新唐書及有關史料的粗略統計，南遷時，除烏介特勒立為可汗外，尚有特勤十一人，內外宰相八人，將軍八人，尚書兩人；可汗姐一人，回鶻公主一人。而西遷的一支，不過有相一人，外甥龐特勤一人而已。兩相比較，懸殊極大。（注25）

再說，回鶻人數是固定的，若南遷人數多了，當然西遷人數就相對減少。

(5) 回紇仍有相當數量的部落繼續留在漠北草原，而且直至十世紀，當契丹人進軍漠北時，還曾多次與這些回紇部落相遇。以後，遼朝還在漠北設「回鶻國單于府」統轄當地的回紇部落。（注26）大中二年（八四八），南遷的烏介殘部依室韋，點戛斯（悉收回鶻）餘眾歸眾歸磧北。因此，回鶻留在故國從屬於點戛斯和隨點戛斯到北部根據地去的也不少。（注27）

綜合上述各點，估計八四〇年後西遷至新疆的回鶻人數爲十至十五萬，說得更確切點當在十萬左右。

### 參、回鶻進入新疆時有關西域的人口

有關唐代西域城邦諸國的人口數的記載不如漢代來得詳盡，因爲漢代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六〇年），新疆正式納漢朝版圖。西漢政府爲了更有效統治新疆，對新疆的人口、社會經濟等進行了詳細的調查，對西域各國有了比較詳細的了解（注<sup>(28)</sup>）。「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漢書·西域傳的戶口、勝兵數顯然是以西域都護府的上報資料爲依據的，是相當可信的。（注<sup>(29)</sup>）至於計算唐代的西域人口數，是否能以漢代西域人口作一標準，大約是可以肯定的。因爲紀元開始左右至西元一〇〇〇年這段期間，各地人口增長十分緩慢，從一七五〇年後，世界人口的成长曲線才呈現直線上升趨勢（注<sup>(30)</sup>），因此，新疆地區的人口狀況也與世界人口趨勢相差不多，但是還是要從歷代新疆人口的情況來作探討：

#### (1) 漢代：

據《中國人口·新疆分冊》一書所述「漢書·西域傳所載西域人口四八國，計二二六、五七〇戶，一、二八六、〇九一〇（注<sup>(31)</sup>），約爲當時全國總戶數的五四分之一，人口總數的四三分之一。但是應該注意的是，以上四八國的範圍比今日新疆的面積稍大，烏孫、大宛、桃槐、休循、無雷、難兜等國，有的今日完全不在新疆境內，有的只有部分在新疆境內，除去這些國家，其面積與今日的新疆相近。南北疆約有三二萬人口，加上當時西域都

護所轄吏士戍卒一萬餘人，也不過三三萬人左右。

東漢以後的人口，據後漢書·西域傳記載，現新疆境內，總計戶數八三、四二三餘，口數一八五、九二一餘，勝兵九四、八一〇（注<sup>(32)</sup>）。如加上未列入十二國的鄯善、莎車、龜茲等，這時南北疆人口爲九五、四〇二戶，三七·五萬人左右，比西漢時期僅增加了五萬人。（注<sup>(33)</sup>）

另外據絲綢之路文獻敘錄，爲了有效統治西域，漢朝政權對西域進行了多次有關人口、社會經濟的實地調查，其中最完整的資料保存在漢書·西域傳所記的各國統計數字，爲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所得。當時西域各國戶數爲二二七、五五〇，口數爲一、二八六、六七九，勝兵數三三〇、四二四。元始二年關內各地的戶數爲一二、二三三、〇六二戶，西域占全國總戶數的五五分之一，關內各地的口數爲五九、五九四、九七八西域爲全國的四七分之一。（注<sup>(34)</sup>）

根據梁景之《漢代塔里木地區的人口分布與變遷》一文中根據漢書西域傳所述：塔里木地人口總計爲三〇〇、八三〇人（注<sup>(35)</sup>）。但有理由斷言，當時塔里木地區人口的實際數目大於上述所統計的結果。因爲當時尚有許多未列於戶口的游牧民活動於崑崙山北麓。

又根據後漢書·西域傳，塔里木盆地不完全的統計爲二八五、九二〇人，與西漢時期相比，人口減少一萬四千多人。但如果把一些尚未統計在內的國家考慮進去，那麼，東漢時的實際人口當不只二八五、九二〇人。總的看來，東漢與西漢之間，人口數量曲線的波動并不明顯，變動不大。

#### (2) 魏晉南北朝時期：

據《中國人口·新疆分冊》一書，並沒有對此時的人口作出

具體的數字，不過作了一個結論「整個新疆人口並未增加很多」。本文主要是探討唐代的西域人口，因此魏晉南北朝的人口可以不作討論。

### (3) 隋唐五代時期：

據《中國人口·新疆分冊》一書中的敘述：《舊唐書·高昌傳》記載，高昌（西州）地區人口，貞觀十四年侯君集下高昌時，是「戶八千，口三萬七千七百」。而據元和郡縣志卷四十的記載，開元時西州的戶數為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七，比侯君集下高昌時有所增加。（注<sup>36</sup>）

關於唐代整個新疆的戶口數字，現舉舊唐書·地理志、新唐書·地理志、通典的食貨典、州郡典，元和郡縣志等史書所載的戶口數，以資參考。

從此表所列天寶年間的戶口數字來看，當時新疆伊、西、北庭、安西各州的戶口數，共計二百七十九餘萬戶，一三·一九多萬口。這一數字顯然是不完全的，不可能代表當時個新疆地區的全部人口數字。但表列數字卻可以看出唐代前期新疆人口緩慢增長的趨勢。特別從天寶元年的戶口數字來看，西州的戶口數比伊州和北庭大都護府的戶口數要多，由此可以看出吐魯番地區是新疆人口比較昌盛的地區。但是實際上西州地區出生的人口應比上述數字要高。因為根據所發現的敦煌籍帳中所載西州戶口的死亡率是很高的。例如：《唐西州高昌縣載初元年子實》、《唐西州柳中縣高寧鄉開元四年籍》等記載，總計在西州三二名中有中有七名死亡，可以概見當時新疆地區生產力之低下，人們抵抗疾病和自然災害的能力很低，因此人民的死亡率很高，從而抑制了人口的增長。

另外，有唐一代經歷了長期的戰爭，諸如唐與突厥之間，唐與吐蕃與回紇之間，回鶻與葛邏祿之間的戰爭。特別是吐蕃與唐長期爭奪新疆，對新疆地區的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阻滯了人口的增長。以當時受害嚴重的于闐、疏勒為例，于闐在東漢時是「領戶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的西域大國，疏勒也是「領戶三萬三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但是，到七世紀初，前者僅「勝兵數千人」，後者「勝兵二千人」。以後，由於吐蕃的侵入和殘酷統治，這一帶地方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掠奪，所以，迄至十世紀終唐之世的近三百年間，于闐、疏勒等地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據兩唐書的記載，于闐勝兵四千人，疏勒二千人。可見，戰爭和吐蕃的掠奪嚴重影響了新疆的人口。（注<sup>37</sup>）

### (4) 五代、宋、元、明

《中國人口·新疆分冊》一書中敘述。十世紀末葉，喀喇汗王朝與于闐王朝開始了長期的戰爭。戰爭前後延續廿四年之久。在長達廿四年的戰爭中，死亡的人口很多，目前僅和闐地區七個縣就有相關大小麻扎二千一百一十八座，可以概見當時戰鬥激烈的情況，這無疑會使人口大大減少。（注<sup>38</sup>）

在西遼統治時期，經濟十分繁榮，這無疑會促進新疆人口的發展。據遼史卷三十一「天祚皇帝本紀四」所附《西遼本末》的記載，西遼王朝在紹興元年（一一五一）曾進行了人口普查：「籍民十八歲以上，得戶八萬四千五百戶」。魏特夫和馮家升先生認為，這一數字乃是指「能夠為軍隊和其他徭役提供一八歲以上成年男子的戶。」並認為這可能是八拉沙衣內畿的人口數字。倘如此，那麼暫以每戶五人計算，八·四五萬戶就應為四十二·二五萬人。何況還有不到十八歲的戶尚未包括進去，實際戶數應該說

還要比這更多一些。雖然，這僅僅是喀喇汗朝都城的人口數字，但估計西遼統治下的其他的地區，包括新疆各地，其人口也會有不少的增加。

進入明代後，以東漢時的大國于闐來說，據四夷廣記的記載：

「（永樂）十二年，：人民僅萬計」。由此可知，當時的于闐人口才有一萬左右，比唐代減少了將近兩萬人。可見當時新疆人口大大減少了。

一五一三年，賽伊德汗統一南疆，建立了葉爾羌汗國。這時期新疆社會經濟繁榮昌盛，人口也必然有所增長

#### (5) 清代

一七五九年清朝統一了新疆。進行了人口調查。據《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卷七五和齊凌扎布調查資料整理，在一七六九年前後，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地區的維吾爾人口應有六·六六萬餘戶，二十七·二五萬多口。此外方略中乾隆廿一年至卅四年還散記了烏什、阿克蘇、塞里木、庫車、沙雅、羅布泊和朵蘭等人口數字，把這些數字和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三地區的人口數字合計，當時南疆的人口應該有八萬餘戶，三十五萬口。

以葉爾羌為例，一七七六年的人口為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人，而到一八三三年，葉爾羌的人口是一十一萬六千八百人，比七十年前增加了近一倍。

自乾隆廿五年迄咸豐年間，新疆的人口呈現出迅速增長的趨勢。據庫羅帕特金在《喀什噶爾》一書中的記載，當時喀什噶爾地區的居民人口數約為一百五十萬。一七六六年（乾隆卅一年）官修《西域圖志》記為六萬六千八百七十一戶，二十六萬二千〇七十八口。二十世紀初修（一九一一）《新疆圖志》為一百九十

四萬四千五百八十八口。又根據庫羅帕特金的統計，一八二五年南疆的人口約有一百五十萬。（注<sup>(39)</sup>）

有關清代的人口，另根據苗普生《清代維吾爾族人口考述》

一文：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亂的過程中，清高宗即諭令各將軍了解「准噶爾從前所收回人貢賦」及各地戶口糧食牲口數目。現將戶口調查情況略述如下：喀什噶爾一萬六千餘戶，數十萬口。葉爾羌三萬餘戶，十萬餘口。和闐一萬三千一百四十三戶，四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口。烏什：五千戶，二萬餘口。阿克蘇五千餘戶，五、三〇〇餘口。此外，本文又估計清初的維吾爾族人口約為二十二萬餘人。又如果乾隆廿六年（一七六一）維吾爾族實際人口為二十五萬的估計是正確的，那麼按一·一六%的增長率計算，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的維吾爾族人口實為三十二萬八左右。「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的維吾爾族人口較之乾隆十一年增長了一倍多，達六十五萬左右。基本上可以認為光緒卅四年的維吾爾族人口為一五七萬多人。《新疆圖志》載：宣統元年（一九〇九）新疆「民戶四十一萬二千二十，口二百萬三千九三十一」，以此為據可知，維吾爾族人口在清末占全疆總人口的四分之三強。（注<sup>(40)</sup>）

若從清代的維吾爾族人口來估計清代西域的人口，以維族約占四分之三的比例來說，西域清初人口應為三十多萬人。

綜合歷代新疆人口的狀況，從漢代至清朝統一新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裡，基本上沒有什麼增長，從一七五九年起，才開始快速增長，這正符合了世界人口的成長曲線。因此，從大約估計出來的人口數字，西漢三十二萬，東漢三十七·五萬以及清代三十五萬，我們可以估計唐代西域人口約為三十五萬左右。

## 肆、討論回 與維吾爾之關連

綜合前面二大部份，我們可以估算出西遷至新疆的回鶻除以西域城域城邦諸國的人口數，大約是在三分之一與四分之一這個比值左右的範圍。

但這只是西遷的回鶻，若把八四〇年前就已分佈在天山一帶的回紇人數也計算進去（注41），則紇與維吾爾的關係則更密切的多，但是仍勝不過西域城邦國的人口，我們不妨討論下面一個問題。

融合成今日維吾爾族的回鶻人，是不是皆為回鶻本族人？還是有一部分是回紇汗國建立後，被歸化為回紇的回紇人？恐怕是後者才對。根據新唐書記載，大業中，處羅可汗攻脅鐵勒部，哀責其財，既又恐其怨，則集渠豪數百悉阮之，韋紇乃并僕固、同羅、拔野古叛去，自為俟斤，稱回紇。回紇姓藥葛氏，居薛延陀北婆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眾十萬，勝兵半之。地磧鹵，畜多大足羊。有時健俟斤者，眾始推為君長。舊唐書·迴紇傳也記載：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特勒諸部，厚斂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為變，遂集其渠帥數百人盡誅之，特勒由是叛。特勒始有僕骨、同羅、迴紇、拔野古、覆羅，並號俟斤，後稱迴紇焉。在薛延陀北境，居婆陵水側，去長安六千九里，隨逐水草，勝兵五萬，人口十萬人。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薩，部落以為賢而立之。因此，從新舊唐書的記載我們可知，大約在時健俟斤時，回紇勝兵五萬，人口十萬。八四〇年回鶻被黠戛斯攻滅後，據前面統計南遷可達三十萬，而西遷者也達十萬，再加上留在漠北的，這數次已是十萬人的好幾倍。從人口的增長情形來看一七五〇年後才快速增加，在此之前人口數基本上是固定的，所以回紇的

人數不可能在隋唐時不到三百年的時間內就增加這麼多，這增加的人數顯然是回紇汗國建立後原本不屬於回紇的人也納入回紇人之中的結果。所以，西遷進入新疆的回鶻人有一部分是原本不屬於回紇本族的回紇人，只是回紇汗國建立後才加入的。

如果西遷的回鶻與原來就在天山的回鶻人加起來比西域城邦人口數大的話，此部分再加上楚河的回鶻部眾以及西遷前已在河西走廊的回紇部眾，再加上八四〇年進入河西走廊的回鶻人，以及南下的回鶻人，留在漠北的回鶻人，回鶻人數恐怕沒有這麼多，也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回鶻人有一部分非回鶻本族人。新唐書突厥傳一眾至二十萬一，這二十萬已有一部分為八四〇年前已在天山的回鶻人數，若八四〇年後西遷入新疆的回鶻人數以十萬稍多來計，剩下不到十萬的人數再加上其餘零星的回鶻人數，也不致於超過二十萬太多，因此，不會比西域城邦人口多是絕對可以肯定的。（注42）

因此，若從人口的角度來探討，回紇維吾爾的關係不是非常密切，不如西域城邦諸國來得大。但是這並不否定學術界的主流認為回紇是維吾爾的主要族源，因為組成一個民族除了血統因素外，語言文化方面可能更為重要。人口數只和血緣種族有密切的關連，因此，才有學者提出回紇與維吾爾在種族上有差異，進而否定傳統的看法，因為從人口數角度來說，人口越多者影響血緣種族上的特徵就越大。但是語言文化上的影響就未必如此，也許是勢力強的影響勢力弱的，統治階級影響被統治階級，但是若要影響到人數也不能太少，三分之一的比例是恰到好處的。

## 伍、結語

回鶻西遷對維吾爾族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沒有八四〇年的回鶻西遷，就不會有維吾爾族的形成，回鶻西遷後，對西域各族的人民，包括西域土著及其他突回系的人民，實行政治統治，大力推行回鶻語，從此各族人民在統一的政權下更加迅速的融合，逐漸形成了有共同民族意識、共同語言、文化的維吾爾族。維吾爾族繼承了回鶻的族名及語言文化，也繼承了回紇的血統，回紇人的血統也融入了維吾爾族當中，只不過除了回鶻以外，西域土著對維吾爾族形成的影響也很大。西域各族人民的回鶻化，為融合成一個民族做了準備工作，回鶻西遷後，塔里木盆地、天山一帶居民的回鶻化，終於完成了現代維吾爾族的形成任務。維吾爾族的形成史，可說是西域各民族聚合、遷徙、同化、融合的历史，其中回紇西遷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作者為政大民族所研究生)

### 注釋：

- (1) 阿合買提江·艾海提(維吾爾族族源新探)《新疆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一期
- (2) 谷苞(新疆維吾爾族族源新探)《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〇年六月，谷苞《古代新疆的音樂舞蹈與古代社會》(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二月附錄新疆「新疆維吾爾族族源問題」再談與維吾爾族族源有關的幾個問題
- (3) 林幹、高自厚《關於回鶻西遷若干問題的辨正》(《民族研究》

- 一九九二年五月，林幹、高自厚《回紇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一月第六章 回鶻的分裂和割據
- (4) 張煉《維吾爾族族源問題札記》(《西北族學院學報》一九八二年三期)
- (5) 賀繼宏《西域論稿》(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民族篇「維吾爾族源研究」一文
- (6) 楊建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一二，頁三六九
- (7) 薛宗正《回鶻西遷新探》(《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六年第二四卷第四期)
- (8) 同注(3)
- (9) 谷苞「再談與維吾爾族族源有關的個問題」《古代新疆的音樂舞蹈與古代社會》(新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二。薛宗正《回鶻西遷新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六年第二四卷第四期。阿合買提江·艾海提《回鶻西遷路線新探》(《西北史地》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 (10) 楊富學《高昌回鶻王國的西部疆域問題》(《甘肅民族研究》一九九〇年第三、四期)
- 王秉城《關於北庭回鶻歷史若干問題的探討》(《西北史地》一九九一年第四期)
- 阿合買提江·艾海提《回鶻西遷路線新探》一文則則認為八四〇年回鶻部落潰散西奔時，葛邏祿久已離金山舊居地。因此，回鶻龐特勤所投之葛邏祿，必為居住在碎葉水、怛羅斯諸城者。另外張煉《維吾爾族源問題札記》一文則認為「十五部奔投葛邏祿」之說中的葛邏祿，其原意恐怕是泛指從北庭西北以至楚

河以南一大片葛邏祿先後分布居留地區。楊富學〈高昌回鶻王西部疆域問題〉則認為葛邏祿汗國與回鶻敵對，回鶻人不可能在汗國崩潰後將自己的命運交給敵人。故回鶻人投奔的葛邏祿只能是北庭等地的「歸順葛（邏）祿」。王秉城〈關於北庭回鶻歷史若干問題的探討〉一文則認為葛邏祿的勢力範圍當包括天山以北的廣大地區。實際上這支所謂遷至葛邏祿的回鶻是散布在天山以北廣大地區的（引安部健夫著《西回鶻國史的研究》第四章第一節）

(11) 王秉城〈關於北庭回鶻歷史若干問題的探討〉 孟凡人〈唐代回鶻控制北庭的過程〉

阿合買提江·艾海提〈回鶻西遷路線新探〉

(12) 高自厚〈甘州回鶻淵源考〉

(13)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起源回鶻說補證〉（喀喇汗王朝的疆域及其境內民族）《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在回紇西遷時，其中最大的一支在龐特勤的率領下西奔葛邏祿（七河地區）（引自楊建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王治來譯《世界境遇志》認為西遷回紇一些部落繼續西行，進入蔥嶺西葛邏祿部居地（引自楊聖敏《回紇史》）

(14) 據艾尙連《回鶻南遷初探》一文第二段「回鶻南遷的分布情況及人數」中說：據《舊唐書》所載，烏介可汗率領的十三部在遭到一定衰亡後，尚有十萬之眾。又張仲武破赤心諸部，得眾近九萬人，據此可知，每部約有萬人，考察當時居住在唐朝北部邊境的其他游牧民族部眾，「多者一兩千帳」，按每帳五口計，每部人數當在五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跟回鶻每部人數大體相合。當然每部人數不等，強弱不一。如赤心一部，就有七千

帳、三萬口之眾，而在赤心名下的其他八部，只有六萬人。

(15) 王秉城〈關於北庭回鶻歷史若干問題的探討〉

谷苞〈新疆維吾爾族源問題札記〉

(16) 阿合買提江·艾海提〈回鶻西遷路線新探〉

(17) 同注(2)

(18) 楊聖敏《回紇史》引安部健夫《西回鶻國史的研究》第四章一九八五年頁一七四

(19) 陳超〈關於新疆維吾爾族源問題討論綜述〉

(20) 《中國人口新疆分冊》

(21) 楊聖敏《回紇史》

(22) 楊建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

(23) 同注(14)

(24) 薛宗正〈回鶻西遷新考〉《新疆大學學報》一九九六年四期，楊富學〈高昌回鶻王國的西部疆域問題〉，楊建新《中國西北少數民族史》（寧夏人民出版社）

(25) 艾尙連〈回鶻南遷初探〉《民族研究》一九八二·一

(26) 楊聖敏《回紇史中》引遼史卷二·三·一四·一五·一七

(27) 高自厚〈甘州回鶻淵源考〉《西北民族學報》一九八二年一期

(28) 《中國人口·新疆分冊》

(29) 葛劍雄《中國人口發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四

(30) 約翰·魏克斯著涂肇慶譯《人口學》（桂冠圖書公司）頁六二

(31) 漢書卷九六西域傳列傳第六六 記載如下 以下數字順序分別為戶、口、勝兵。婁羌：四五〇，一七五〇，五〇〇。鄯善：一五七〇，一四一〇〇，二九二一。且末：二三〇，一六一〇，

三二〇。小宛：一五〇，一〇五〇，二〇〇。精絕：四八〇，三三六〇，五〇〇。戎盧：二四〇，一六一〇，三〇〇。扞彌：三三四〇，二〇〇四〇，三五四〇。渠勒三一〇，二一七〇，三〇〇。于闐：三三〇〇，一九三〇〇，二四〇〇。皮山：五〇〇，三五〇〇，五〇〇。烏秣：四九〇，二七三三，七四〇。西夜三五〇，四〇〇〇，一〇〇〇。蒲黎：六五〇，五〇〇〇，二〇〇〇。依耐一二五，六七〇，三五〇。無雷：一〇〇〇，七〇〇〇，三〇〇〇。難兜：五〇〇〇，三一〇〇，八〇〇〇。桃槐：七〇〇，五〇〇〇，一〇〇〇。休循三五〇，一三〇〇，四八〇。莎車二三三九，一六三七三，三〇四九。疏勒：一五一〇，一八六四七，二〇〇〇。尉頭：三〇〇〇，二三〇〇，八〇〇。姑墨：三五〇〇，二四五〇〇，四五〇〇。溫宿：二二〇〇，八四〇〇，一五〇〇。龜茲：六九七〇，八一三一七，二一〇七六。烏壘：一一〇，一二〇〇，三〇〇。渠犂：一三〇，一四八〇，一五〇。尉黎：一三〇，一四八〇，一五〇。危須：七〇〇，四九〇〇，二〇〇〇。焉耆：四〇〇〇，三二一〇〇，六〇〇〇。卑陸：二二七，一三八七，四二二。卑陸後：四六二，一一三七，三五〇。蒲類：三二五，二〇三二，七九九。蒲類後：一〇〇，一〇七〇，三三四。西且彌：三三二，一九二六，七三八。東且彌：一九一，一九四八，五七二。車師前：七〇〇，六五〇〇，一八六五。車師後：五九五，四七七四，一八九〇。車師都尉：四〇，三三三，八四。車師後城長：一五四，九六〇，二六〇。單桓：二七，一九四，四五。劫九九，五〇〇，一一五。狐胡五五，二六四，四五。

(32) 根據漢書卷八八列傳七八西域傳所載國名、戶數、口數、勝兵數分別爲：拘彌二一七三，七二五一，一七六〇。于寘：三二〇〇，八三〇〇〇，三〇〇〇。子合：三五〇，四〇〇〇，一〇〇〇。德若：一〇〇餘，六七〇，三五〇。疏勒：二一〇三〇〇〇。焉耆：一五〇〇〇，五二〇〇〇，二〇〇〇。蒲類：八〇〇餘，二〇〇〇餘，七〇〇餘。移支：一〇〇餘，三〇〇〇餘，七〇〇餘。移支：一〇〇〇餘，三〇〇〇餘，一〇〇〇餘。東且彌國：三〇〇〇餘，五〇〇〇餘，二〇〇〇餘。車師前：一五〇〇餘，四〇〇〇餘，二〇〇〇餘。車師後：四〇〇〇餘，一五〇〇〇餘，三〇〇〇餘。

(33) 《中國人口·新疆分冊》

(34) 《絲綢之路文獻敘錄》〔蘭州大學出版社〕引錢伯泉《漢代西域人口及社會經濟制度》

(35) 梁景之《漢代塔里木地區的人口分布與變遷》

(36) 《中國人口·新疆分冊》

(37) 《中國人口·新疆分冊》

(38) 同上

(39) 同上

(40) 苗普生《清代維吾爾族人口考述》

(41) 林幹，高自厚《關於回鶻西遷若干問題的辨正》

張燦《維吾爾族源問題札記》

王秉城《關於北庭回鶻歷史若干問題的探討》

谷苞《新疆維吾爾族源新探》

(42) 林幹，高自厚《關於回鶻西遷若干問題的辨正》

# 海拉爾手抄本《尼山薩蠻傳》與倫理關係之研究

張華克

滿族自古以來就信仰薩滿教，宋人徐夢莘在《三朝北盟會編》中就記載了：「珊蠻者，女真語巫嬭也，以其變通如神」。滿族之先為女真，女真的社會文化傳衍給滿族亦甚自然。有人認為，這種女神信仰源自於初民的母系氏族社會（註一）。現代的滿族，服飾語言均與漢族無異，但是否仍保持著薩滿文化，是不少人心頭的疑問。據宋和平的調查，環璦富裕兩地的薩滿文化仍然牢不可破，薩滿不只存在還分為家薩滿和大薩滿兩種，分別祭祀家神和大神。甚至滿族的習俗也受到薩滿教的深刻影響，如薩滿跳神用的銅鏡，被人們視為一種避邪之寶，所以許多人家在房門上方的正牆上掛一面鏡子，以避鬼邪，保護全家平安健康（註二）。正由於滿族與薩滿教的關係密切，所以研究滿學的人，或多或少都需涉獵一些探討薩滿教的書，以為基本常識，而其中又以《尼山薩蠻傳》最具口碑；因為它是現存滿文文獻中極少見的創作品，且是優良的文學作品。這部書不僅內容特殊，詳述滿洲原始宗教的內涵，同時又藉此書反映了若干當時社會與宗教上的問題，實在是滿族文化的一項遺珍（註三）。難怪今天世界上有中文、韓文、英文、義大利文、俄文等等的譯本，堪稱是一部聞名國際的專書了。

## 一、版本的介紹

《尼山薩蠻傳》以往手抄本有五種，即俄國學者從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三年在我國東北滿族聚居地區先後蒐集到的四種，和大陸學者五〇年代初蒐集到的一種（註四），這五種滿文手抄本長短不一，內容稍有不同。為了便於論述，本文將俄國學者先後發現的四種手抄本，按照蒐集的地點分別稱作「齊齊哈爾本」、「璦琿一本」、「璦琿二本」、「海

參崴本」，將收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的手抄本稱作「民族本」。

「海參崴本」是以往篇幅最長、情節最完整的本子，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本子，中文翻譯本先後有莊吉發（註五）、趙展（註六）、齊車山（註七）等至少三本。

一九九二年聖彼得堡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雅洪托夫・科斯嘉又公佈了一個由俄國人斯達力科夫（一九一九—一九八七），於海拉爾附近蒐集到的《尼山薩蠻》本子，雅洪托夫將之譯為俄文並出版，讓大家又看到了一個與「海參崴本」一樣完整的本子。

這個「海拉爾本」只有滿文、羅馬拼音轉寫、俄文譯文等三種文字，並無中文。為了深入了解其內容，廣定遠先生與筆者將之由滿文譯為中文，九三年七月十四日譯完後，就發覺這個本子與最流行的「海參崴本」大異其趣，不只結尾不同，連主角尼山薩蠻的人格都有所不同，值得加以比較研究。

## 二、情節的比較

以海參崴本為準，《尼山薩蠻傳》的故事情節大致可劃分如下（註八）：

- A (一) 巴顏夫婦中年時，其子十五歲上山打圍而死。（打圍即打獵）
- (二) 五〇歲時，又生二子色爾古代・費揚古，十五歲時上山打圍又死。
- (三) 辦喪事時，一神人指點讓請尼山薩蠻為兒子起死回生。
- (四) 尼山答應，並請納哩・費揚古來幫忙。
- B (五) 尼山渡二道河、闖三道關，得到色爾古代的靈魂。

(六) 尼山給蒙古爾代舅舅雞、狗、醬等，使色爾古代有了九十歲的壽限。

(七) 尼山碰上自己死去的丈夫糾纏，將其丈夫拋入酆都城。

(八) 尼山見到了子孫娘娘。

C (九) 尼山救活了色爾古代，並得到巴顏的賞錢和財產。

(十) 婆婆得知，尼山沒救親夫，就向皇帝告狀。

(十一) 皇帝降旨，將尼山裝箱投入井中。

以往，這樣劃分《尼山薩蠻傳》傳說故事情節是很自然順暢的。但是，在《海拉爾本》手抄本出現以後，這麼劃分就會產生有些情節容納不進去的毛病，因此，現就以往架構，又增添了一些小情節，以兼容各個版本並便於比較：(註九)

(四之) 尼山要巴顏派人服侍婆婆，才答應巴顏所求，並請納哩·費揚古來幫忙。

(四之) 納哩·費揚古向父母稟告原因，行離別禮後方才至巴顏家幫忙招魂。

(十二) 巴顏夫婦要兒子娶妻。

(十三) 太白金星出面指引，色爾古代遇到了美貌的女孩巴顏布克活卓，並與之定親。

(十四) 婚禮喜宴上，尼山薩蠻唱歌祝福色爾古代夫婦得生五男三女，永享富貴，後來果然實現。

(十四之) 色爾古代·費揚古成婚，大宴賓客，從此富貴永存。

將以上的情節列全了以後，再分別針對六種手抄本進行比較，並列表如下：

|       |   | 情節 |   |
|-------|---|----|---|
| 手抄本   | 一 | 二  | 三 |
| 海拉爾本  | V | V  | V |
| 海參崴本  | V | V  | V |
| 民族本   | V | V  | V |
| 環瑛一本  | V | V  | V |
| 環瑛二本  | V | V  | V |
| 齊齊哈爾本 | V | V  | V |
| 一     | V | V  | V |
| 二     | V | V  | V |
| 三     | V | V  | V |
| 四     | V | V  | V |
| 五     | V | V  | V |
| 六     | V | V  | V |
| 七     | V | V  | V |
| 八     | V | V  | V |
| 九     | V | V  | V |
| 十     | V | V  | V |
| 十一    | V | V  | V |
| 十二    | V | V  | V |
| 十三    | V | V  | V |
| 十四    | V | V  | V |
| 十四之   | V | V  | V |

由於環瑛一本、二本、齊齊哈爾本都是殘本，故本文中不準備對之討論，本文中僅就「海拉爾本」與「海參崴本」加以對比研究，部份情節則就「民族本」擇要參照比較。

由本表中也可以很明顯看出，「海拉爾本」與「民族本」的情節相似，結尾是一個喜劇大團圓的場面，色爾古代·費揚古不僅被尼山薩蠻救活，而且還娶妻生子，歷世為官，富貴永存。比起「海參崴本」、「環瑛二本」，尼山薩蠻被婆婆告到皇上那兒，被打入井下，永世不得翻身的悲劇性結尾來，真有天壤之別。其中重大的差別在情節四，「海參崴本」尼山薩蠻在情節四中，對巴顏的要求只表示自己是新學的薩蠻，加以推辭，待巴顏跪地叩頭慟哭請求救孩子的命後，就答應了巴顏，卻沒有一句話提到婆婆觀感如何。反觀「海拉爾本」之中，尼山薩蠻對巴顏的要求也加以推辭，但不提自己的技術，卻說「怎麼不能去，只是擔心若把七十多歲的婆婆沒人服侍照顧，為此擔心」，後來巴顏答應派四個奴婢來，並準備足夠的食物供婆婆享用，尼山薩蠻方才答應出馬救人，行前尼山薩蠻還給婆婆行離別之禮，才坐轎子到巴顏家去。

這段情節乍看之下並沒什麼重要性，尼山薩蠻的職業就是作法跳神，例行的公事不提婆婆應該都無傷大雅，所以「海參崴本」的情節四中沒有擔心婆婆無人服侍的情節，讀者也不會在意，「海拉爾本」

中加了這段巴顏派奴婢服侍尼山婆婆的情節，看起來似是無足輕重的。但是看看兩本書的結尾，沒顧慮到婆婆處境的尼山，竟被婆婆告官，最後判罪下井，永世不得翻身；而一心掛念婆婆的尼山，雖作法將丈夫的亡魂打入酆都城致永世不得為人，婆婆聽了卻也不計較，才能有色爾古代·費揚古婚禮宴會時，尼山高歌祝福的場面出現。因此情節四是一個重要的伏筆，這伏筆只要改動一點，結尾就能由悲劇變為喜劇，所以值得詳細加以劃分。

更由於「海拉爾本」的結尾以喜劇收場，使以往認為尼山薩蠻非死不可的講法獲得了一個重新省思的機會（註十）。除了《尼山薩蠻傳》中：「太宗皇帝降旨，『即用她對待自己丈夫的辦法治其罪，將薩蠻和她的神帽、腰鈴、神鼓等物，裝入箱內，用鐵絲捆綁，一起投入井內』，審判官照旨意辦理了」。在《女丹薩滿的故事》（註十一）中：「皇帝在喇嘛的調唆下，終於大怒了。立刻命人把女丹薩滿扔到西方的一個井中，並用茶碗口粗細的鐵鏈壓滿上面。女丹薩滿被喇嘛陷害，就這樣死在井中了」。另外《尼桑薩滿》、《寧三薩滿》等類似傳說中，故事都是以尼山被處死刑收場，不可能出現尼山在結尾時唱歌祝福的情節。「海拉爾本」更動了前面的伏筆，讓尼山如色爾古代·費揚古一般死而後生，或許有其深意，值得進一步推敲。

### 三、角色的扮演

「海參崴本」與「海拉爾本」兩個版本的《尼山薩蠻傳》雖然故事的大架構相同。但在個別人物的描寫上，卻有相當程度的差異。除了主角尼山薩蠻兩本書中有不同的描述外，配角如員外的兒子色爾古代·費揚古、薩蠻助手納哩·費揚古、尼山的丈夫、納哩的妻子，尼山的婆婆等，都有不同的表現及對白，現就其差異較明顯者擇要比較如下：

#### 1. 尼山薩蠻：

在「海參崴本」中，尼山薩蠻是一個亦正亦邪的人物。她法力高強，能讓人起死回生，救活員外的兒子色爾古代·費揚古，打擊了閻羅王強奪人性命的惡劣行為，這點很令人敬佩。但在私生活人品上，尼山薩蠻的缺陷就多了：巴顏求她救兒子一命的時候，她原來是推辭不就的，但聽到巴顏說「薩蠻姐姐若救活我孩子的命，就把金、銀、閃緞、蟒緞、驢馬、牛、羊等牧群分給一半，以報答恩情」後，就答應了巴顏員外的請求，由此可見，尼山十分貪財。尼山薩蠻在救回巴顏員外兒子以後，書中說她「潔身自好，斷絕了跟納哩費揚古的曖昧關係，又因見了陰間的各種刑法，絕止了淫亂之念」，可推知尼山原來真如其夫所咒罵的「十分淫蕩」，另從尼山婆婆的口中得知，尼山把丈夫的魂魄拋到酆都城不得轉生是「再度殺了夫婿啊！」，清楚的告訴讀者，尼山薩蠻除在陰間扼殺了她丈夫的轉生靈魂外，還曾在陽間殺害過自己的丈夫。說尼山是一個在法網外苟且偷生的殺夫累犯，應不為過。

在「海拉爾本」中，尼山薩蠻看起來就正派多了。首先從容貌上，這個本子就著墨甚夥，不再像以往用「年輕的姐姐」那麼一筆帶過。以下是巴顏初見尼山的情景：

在房門前有位貌美動人的婦人坐在門檻上洗衣服，巴爾杜巴顏仔細的看約有二十歲左右的樣子，長得實在像潘安公的女兒下凡似的，一雙眼睛如同秋水般的清澈、眉毛像兩彎新月，臉蛋兒似滿月般的圓，體態好似春天的柳枝在微風中搖曳，十個手指像春天裡的蔥兒，巴爾杜巴顏看了好一陣子，才趨前說……

「海拉爾本」的作者似乎在一開頭就想為尼山平反，所以用了許多好詞來形容尼山的美貌，甚至連見多識廣的員外都「看了好一陣子」呢！尼山薩蠻不只長得好看，行事作風也有所不同。她推辭巴顏的邀請，

理由是家有婆婆要照顧：

我怎麼不能去？只是擔心眼前若把七十多歲的婆婆沒有人服侍為此擔心。巴爾杜巴顏說：薩蠻姐姐不必為此猶豫，現在我自己回去，明天就派四個奴婢來，準備足夠各種吃喝的，派阿哈爾濟、巴哈爾濟代表請薩蠻姐姐，這麼一說，尼山才答應去。

此外尼山對婆婆的禮數也是一絲不苟的，可以看出婆媳之間的相處完全合乎當時的社會規範：

阿哈爾濟、巴哈爾濟像急風驟雨似的拼命的走，不久來到了尼西哈河邊，找到尼山薩蠻的房子進去，說明來意之後，把差遣使喚的奴婢四個人，留下接受尼山的指導，一會兒功夫，尼山薩蠻穿上了相配的彩衣，給婆婆行離別禮之後，把各種神具裝上車子後，她自己坐了轎子趕向羅洛村。

尼山薩蠻在巴顏家見到納哩費揚古時，說話的口氣也由輕挑改為莊重，以下是「海參崴本」的內容：

納哩費揚古老弟呀，二神你聽著：好好陪大姐我擊鼓。咱們是老搭檔了，神鼓就全靠你了，要是不能如意，就用飾有鼠皮的鼓槌，當著大眾的面打你的大腿，要是不合鼓點亂敲，就當眾用濕杜李木鼓槌打你的屁股。（註十二）

這種口氣聽起來確實有些輕浮，爲了改善這個缺點，「海拉爾本」就把一些什麼「老搭檔」「屁股」等有暗示及不雅的字眼一筆刪掉了：

尼山對納哩費揚古笑著說：不能完全合我鼓點敲的話，用鼓槌責打八十下，若不能敲好的話，用槌責打四十下。

經過以上各處的刪節調整，一個「美麗端莊」的尼山薩蠻已經浮現在讀者的面前，既然是個好人，所以結局裏也就沒有再讓皇帝給處死的必要了。

## 2. 員外的兒子色爾古代費揚古：

在「海參崴本」中，巴顏員外的第一個兒子是沒有名字的，這個兒子死後，員外又得子才起名色爾古代費揚古。而在「海拉爾本」中，巴顏員外第一個兒子就叫做色爾古代費揚古，但十歲時病死了，後來巴顏又得一子，仍取名色爾古代費揚古，有紀念第一個已逝兒子的意味在。色爾古代費揚古在這個本子中，除了打圍、暴卒、復活的正常演出外，還有經由太白金星指引，見到了自己未來的妻子巴顏布克·活卓的場景，太白金星的指引如下：

色爾古代費揚古走了半個月，尚未遇到相配的女孩子，太白金星說：我們不照理指點送他去的話，我們將會獲罪，遂變作一隻兔子在色爾古代去的路上奔跑，色爾古代費揚古急忙拿出弓矢射箭，正好打中兔子，兔子帶著箭往後奔跑，色爾古代和阿哈爾濟、巴哈爾濟一齊追去，一看不見了兔子，箭落在路上，往前觀望，有一座大城……色爾古代在大城裏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太白金星的目的也達到了。色爾古代的個性倒是挺統一的，因為他一直在打圍、射箭！連找太的方式也離不開弓箭。

## 3. 薩蠻助手納哩費揚古：

從前面的人物介紹裏，我們已經知道尼山薩蠻的助手納哩與尼山薩蠻間是有曖昧關係的，「海拉爾本」採取了要救一齊救的策略，順便把納哩費揚古也塑造成一個穩重顧家的人，其個性的轉變與尼山完全一致，於是納哩出門到巴顏家就不再是說走就走，而多出了一些情節：

納哩費揚古笑著說：這個沒事找事的尼山薩蠻，又要找我小弟麻煩，既然抬愛不去也不行。說完進屋裏穿上相配的彩衣，向父母稟告原因，行離別禮。又吩咐家人，在我出門後，好好照顧家宅。騎了阿哈爾濟帶來的驕馬，直奔羅洛村而來。

## 4. 尼山的丈夫：

在「海參崴本」中，尼山的丈夫訴說尼山的罪狀是「不把丈夫放在眼裏、不伺候婆婆」，這個罪狀在「海拉爾本」中修正為：「不救從小結髮的丈夫，有違夫妻倫常」，只剩下了一句話。這種控訴與其說是控訴，還不如說是哀求來得正確一點。

在「海參崴本」中，納哩的妻子在陰間聽候子孫娘娘使喚，理由是「娘娘以我潔淨善良而帶來，在身邊使喚」，這顯然是個對比，從前面的分析得知，尼山同納哩有染，讓尼山在陰間遇到情人的原配，作者警告的意味十足，尼山表面上「大為歡喜」，但心中的難受，亦是可想而知的。納哩的妻子這個角色，在「海拉爾本」中完全沒有出現，想來在這個版本中尼山品行端莊，並無偷情的事實發生，所以警示性人物納哩之妻也就沒有必要再出現了。

## 6. 尼山的婆婆：

在「海拉爾本」中婆婆一直接受尼山這個媳婦的孝順照顧，所以在故事收場時，她也沒有上告皇帝自己媳婦的罪行，使得尼山薩蠻的故事得以喜劇收場。

## 7. 美女巴顏布克活卓：

這個人物只在「海拉爾本」中出現，她的美貌，應該不亞於尼山薩蠻呢，書中記述如下：

色爾古代費揚古仔細端詳那個女孩，覺得真像廣寒宮的仙女下凡，美得舉世無雙，如女中之后。面貌美如嫦娥，一雙眼睛秋水般的清澈，蛾眉彎彎宛如新月，櫻桃小嘴藏在笑靨裏，輕移的三寸金蓮，敵不住春天的風光，色爾古代費揚古魂魄幾乎快要飛散，混身發楞的對二個僕人說：美極了！簡直在光天化日下作夢呢。

## 8. 太白金星：

太白金星這個角色只在「海拉爾本」的結尾處出現。他也許就是那個在前半場出現過，指點巴顏去找尼山招魂的駝背老人，但這點書中說得不清楚，所以也只能猜測一下罷了。太白金星為了擔心色爾古代費揚古老是遇不到相配的女孩子，曾自言自語說話：「我們不照理指點送他去的話，我們將會獲罪」，遂變作一隻兔子指點色爾古代尋妻之路，從太白金星自言自語的話看來，他如果沒有幫色爾古代找到妻子，有人會判他的罪。顯然太白金星在這個本子裏還有著上級領導，並不像一般人認為的神仙下凡可以隨心所欲的擺佈人類。這種現象在《尼山薩蠻傳》中經常可以看到，無論地獄、人間、天上到處都有封建時代的「王法」存在，其森嚴週密並不會遜於現代社會的法律條文。

## 四、倫理的衝突

《尼山薩蠻傳》這個故事之所以會傳遍世界，應與其為滿文文獻，宗教作品、反映當時社會與宗教上的問題（註十三）有關。現在本文不擬討論其滿文、宗教上的價值，而想僅就其反映的人倫社會問題上著墨。這部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引人入勝，或在於其就中國傳統倫理曾加以悉心安排，並造成許多倫理上的衝突所致。我們可以在很多有名的希臘神話悲劇中看到類似的例子，中國人的個性比較保守，所以這類的倫理衝突往往不像希臘神話那麼赤裸直接，但《尼山薩蠻傳》卻衝破了這些保守的障礙，表現出滿族這個新興民族的內在活力，故其文學價值應是受到肯定的。

初步大略的估計，《尼山薩蠻傳》所產生的倫理衝突有九種，五倫中的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衝突矛盾盡在其中，另外還有不在五倫中的人鬼、神鬼、母子、婆媳衝突，現個別分述如下：

1. 君臣之間：尼山在陰間殺夫完全是一種職業行為，有何罪過？所以

尼山才會無所謂的說了出來。但在父權社會中已構成了向父權挑戰的嚴重罪行，所以一般版本之中尼山都以殺人償命罪被處死，在封建時代，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所以尼山只有被皇帝殺死一途，別無選擇。在「海拉爾本」中，作者巧妙的規避了這一項倫理法則，根本就不讓御史、皇帝出場亮相，才讓尼山薩蠻躲過大劫。

2. 父子之間：在《尼山薩蠻傳》這個文學作品中，父子之愛是深得化不開的，照理說應無所謂衝突存在才是，尤其巴顏爲了救子一命，竟願意將家財分一半給尼山薩蠻，這種父愛的強烈感覺，使人覺得真是天下父母心呀！但是我們看看色爾古代費揚古明知自己的哥哥，十五歲時到曾橫攔山去打圍身終，卻仍然執意要違背巴顏員外的意思，走上那條不歸路，就可以察覺出父子之間的矛盾是很尖銳的，巴顏愈愛兒子，這種衝突就顯得更強烈逼人。

3. 夫婦之間：尼山薩蠻在救出了色爾古代費揚古之後，通常安排劇本就進入了尾聲，沒什麼好寫的了，但是《尼山薩蠻傳》偏來個峰迴路轉，讓尼山遇到她那個死得不明不白的窮丈夫，於是讓讀者看到了一齣貧賤夫妻百事哀的鬧劇。尼山丈夫的屍體已爛，而尼山丈夫偏要強求尼山拯救自己，這種無解的習題，正是一般社會案件中夫婦面臨雙輪局面的翻版，思之念人浩歎。尼山後來也見到了納哩的妻子，納哩的妻子「潔淨而善良」，她對尼山的與丈夫偷情並無斥責之意，反而表現了極大的寬容與善意，這應是尼山還魂後與納哩斷絕曖昧關係的重要誘因之一，其實這兩對夫婦之間的聚散離合，也有值得現代夫妻借鏡參考的地方。

4. 兄弟之間：中國傳統社會很早就有嫡長子的觀念。《尼山薩蠻傳》這個傳說故事中，色爾古代費揚古兩度擔任巴顏員外兒子的角色，同名同姓，同樣於十五歲時到橫攔山去打圍身終，這兩兄弟命運相

同，但不能同時活著繼承巴顏的家業，這就可以看出，兄弟之間在繼承權上有難化解的衝突存在，《尼山薩蠻傳》有一個異文說，色爾古代費揚古是一對雙胞胎，尼山也只救活了其中的一個，其兄弟間的矛盾情緒就更明顯而突出了。

5. 朋友之間：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尼山在作法時嫌村中三四個薩蠻打擊男手鼓都不合音調，尼山立即要求與她有曖昧關係的納哩來擊鼓，真是「同道不如同好一呢！尼山認識蒙古爾代舅舅，也認識陰間的船夫等，但是利字當頭，朋友不值一文錢，尼山薩蠻那次不是三把紙，三塊醬的送禮？所謂朋友之間的義氣，在《尼山薩蠻傳》中連一點影子都看不到。

6. 人鬼之間：陰間的蒙古爾代舅舅，奉閻羅王的諭旨，抓了無辜的男孩色爾古代費揚古，終於引發這場人鬼大戰。閻羅王由於取得男孩色爾古代的手段不夠光明，所以當尼山下陰興師問罪之後，閻羅王並不敢抵抗，只向尼山要了狗、雞和解了事，只是鬼王的陰險卻不是耿直的尼山所能抵擋的。尼山後來巧遇自己的丈夫、納哩的妻子等人顯然都是閻王所精心安排的反擊力量，最後尼山被皇帝處死，也可以當作是中了閻王的借刀殺人計。

7. 婆媳之間：《尼山薩蠻傳》是個婆媳關係十分走極端的案例。「海參崴本」的婆媳極恨尼山再度殺夫，於是告官讓尼山這個媳婦嚐到苦果。「海拉爾本」則一直在維持婆媳關係的和協，尼山最終也得享榮華富貴，作者這麼做，似是不忍心尼山步入死亡，故化解婆媳心結，卒以喜劇收場。不過從原有的戲劇架構看來，尼山與婆婆的心結事實上是無法化解的，而修改掉這部份衝突，也減低了不

少戲劇效果，或許這是改編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8. 神鬼之間：神在這個故事裏擔任普通風報信，旋乾轉坤的正派角色，

如果不是神人下凡指點巴顏去找尼山作法，色爾古代費揚古的小命一定會一命嗚呼，後面的正戲也就演不下去了。劇中靠著有正義的神與邪惡的閻王暗鬥，無辜的百姓才有機會找到公理的空間，整個故事裏神明都沒有正式插手人間的事務，唯一出現的場面也要化身成一個「羅鍋腰快要死掉，俯著腰行走的老翁」，展現出神明但求助人而不想炫耀自己能力的低姿態，與鬼王只想從人間掠奪人命、又擺出陣仗对付尼山的凶殘面貌，比起來兩者的風格真是高下立判了。

9. 母子之間：五倫裏面只說到父子，卻沒提到母子，其實人類的母子親情強過父子關係，現代心理學開山大師佛洛伊德說人類有「戀母情結」，而且相對的有所謂「恨父情結」，是存在於潛意識中所謂的性本能，是人類心理的基本動力，是擺布個人命運、決定社會發展的永恆力量（註十四）。這麼強的親情關係，正是推動尼山薩蠻的婆婆，冒著後半生無人服侍，可能生活無著的危險，而堅持告官的主要原因，無論從人類學的角度，或是從中國傳統社會的一般認知來看，那種母子連心、癩痢頭的兒子是自己的好的親子關係，是很難被一個無血缘關係、即使十分孝順的媳婦所輕易擊潰的。所以「海參崴本」中，婆婆對媳婦尼山在陰間「褻瀆」了自己的兒子，也表現出極度的憤怒，應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說尼山褻瀆了而不說殺了也有一番道理，因為尼山的丈夫已經是一個鬼了，殺一個鬼並無任何意義，只有人會死，鬼並不會死，而且尼山將丈夫投入酆都城，只是不許丈夫轉生，與一般人世間殺死的意義也不相同，頂多只能算是人間的坐牢罷了。

所以當「海拉爾本」想用媳婦的「孝順」，來化解婆婆因媳婦褻瀆自己的兒子所產生的憤怒，就讓明眼人覺得有些可笑了。母子親情

的力量不可小看，舊蘇聯解體以後，「紅軍之母」的故事才逐漸為外人所知。原來蘇聯在支援阿富汗內戰的時候，蘇聯紅軍在戰場上的生活環境極差，外有強悍的阿富汗反抗軍威脅，內有各級幹部動輒打罵的虐待，加上缺衣少食，差勤無度，折損甚多。消息傳回後方，參軍子弟的母親群情激憤，組織抗爭團體長期向蘇聯軍方示威。在共產社會裏示威是殺頭重罪，更何況向槍桿子裏出政權的軍方示威了。但是紅軍之母這個團體偏不信這一套，即使虎口拔牙也要去做，蘇聯軍方為此頭痛之至，卻不敢下手開刀，因為即使是專制政權，也沒有膽量向母愛挑戰呢！

明白了這層道理，我們就覺得「海拉爾本」的作者，為拯救尼山的性命，在書中各處為尼山化妝補漏，以抵銷母愛的力量，做法上是有些牽強呢。

## 五、結語

綜合比較起來，「海參崴本」《尼山薩蠻傳》中，尼山薩蠻的角色個性與劇情的起伏，各個配角的出場順序是完全配合一致的，故事質樸，有原創性，「海參崴本」的《尼山薩蠻傳》中刪除了「海參崴本」的部份角色，如納哩的妻子，御史官、太宗皇帝等，又添加了部份角色如美女巴顏布克活卓及其父母、太白金星等，將一齣悲劇轉變為喜劇，刪除了淫亂、添加了孝道，漢化的意味濃厚，有斧斫痕，故劇力稍遜，但「海拉爾本」亦有其長處，像對尼山、巴顏布克活卓的美麗，有極深刻的描述，將這兩個女人的形相塑造得栩栩如生。太白金星為了引導色爾古代尋找妻子，不惜變作兔子忍受中箭的痛苦，展示了罕見的敬業態度。尼山薩蠻在婚禮喜宴時與納哩費揚古輪唱一首祝福神歌，亦可看出作者撰寫神歌的文學創作能力，不遑多讓，所以這兩個版本的《尼山薩蠻傳》

都有其可看性，相信也都有相當的讀者群存在著。說唱文學若失去了聽眾，是不可能流傳至今的。因此無論從《尼山薩蠻傳》這個故事的本身，或是從各種版本處理故事的歧異之間，我們都可以藉此看出滿族社會文化融合漢俗創造新文化的活躍生命力，而呈現的多種面貌。

衝突理論是現代西方社會學理論之一，與結構功能主義相左。本世紀五十年代後流行於西歐和美國，著重探討社會衝突的本質和根源、衝突的類型、預防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等。佛洛伊德認為，人類主要傾向是使本能獲得最大的滿足，同時將處罰如罪惡感減至最小的程度，因而人類自私的本能不可避免地會與社會的禁忌產生衝突，文化在衝突模式中，主要扮演的是禁止個人的本能宣洩的抑制性角色。（註十五）

《尼山薩蠻傳》故事中君臣、父子等個人成群體間矛盾表面化而發生的以壓倒對方為終極目的的一種相互對抗狀態，完全合乎衝突發生的定義，是文化人類學、心理學上探索衝突生成的現成案例。以往衝突理論盡人皆知，《尼山薩蠻傳》亦是滿學界的必讀教本，然似尚未有人提及這兩者的關係，但在譯出「海拉爾本」《尼山薩蠻傳》以後，經比對先前版本，發覺悲劇之所以能變為喜劇，全係抽掉「君臣」、「婆媳」衝突所致，此時方慮及衝突理論的實用時機，而歸納出前述之九種分析討論。

總之，《尼山薩蠻傳》是一部看似荒誕、卻暗合哲理的說唱文藝創作，其中經過了多位滿族藝人的長期創作潤飾，致有現在這般多種版本面貌出現的局面。經過適當的比對分析，當更有助於我們了解以往滿族社會的思想與文化。

（作者為本刊副主編）

## 註釋

- 註一：邢莉，《北方少數民族女神神話的薩滿文化特徵》，《民族文學研究》，一九九三年第四期。
- 註二：宋和平、魏北旺，《瓊瑤富裕兩地薩滿文化調查報告》，《民族文學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 註三：陳捷先，《略述尼山薩蠻傳中的儒釋道思想》，《滿族文化》，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第十五期）。
- 註四：趙志忠、吳昕陽，《尼山薩滿手抄本比較研究》，《民族文學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三期。
- 註五：莊吉發，《尼山薩蠻傳》，一九七七。
- 註六：趙展、羅麗達，《尼山薩滿傳》，瀋陽，一九八七。
- 註七：奇車山，《尼山薩滿》，《勸學篇》，一九八八年。
- 註八：趙志忠、吳昕陽，《尼山薩滿手抄本比較研究》，《民族文學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三期。
- 註九：廣定遠、張華克譯，《尼山薩蠻傳》（海拉爾本），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四日，未出版。
- 註十：宋和平，《尼山薩滿之死淺析》，《民族文學研究》，一九九〇年第二期。
- 註十一：金啓琮，《滿族的歷史與生活》，一九八一。
- 註十二：同註七。
- 註十三：同註三。
- 註十四：陳國強，《文化人類學詞典》，浙江，一九九〇。
- 註十五：同註十四。

## 雲南民族風情采真(上)

黃旭慶

雲南簡稱滇，地處中國西南邊陲，地勢陡峭，西北是險峻的橫斷山脈，東部則為石灰岩地貌的雲貴高原，從北到南九〇公里的距離間，兼具寒、溫、熱三氣候帶的自然景觀，有許多的奇花異草與珍禽異獸，植物種類和野生動物種類均稱全國之冠；五十個礦種保有儲量居全國前十位，世界已知一四〇多種有用礦產，雲南已找到一二種。所以，雲南被譽為「植物王國」、「動物王國」、「有色金屬王國」。

雲南不僅在自然景觀方面呈現多樣性，人文上更是人類重要的發祥地之一，考古工作者先後在滇中高原發現了一系列古猿和古人類化石，開遠臘瑪古猿（一千四百萬年）↓祿豐臘瑪古猿（八百萬年）↓蝴蝶臘瑪古猿（四百—三百萬年）↓東方人（二百五十萬）↓元謀人（一百七十萬年）↓西疇人（十萬年）↓麗江人（三萬—二萬年）。除此之外，雲貴高原聚居了二十八個民族，含少數民族二十七個，有十一個民族自治州，三十五個民族自治縣，在雲南四千餘萬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約有一千二百餘萬人，這些民族包括：彝、白、哈尼、壯、傣、苗、傈僳、回、拉祜、佤、納西、瑤、藏、景頗、布依、布朗、仡佬、侗、普米、怒、阿昌、德昂、基諾、水、蒙古、獨龍等族，可說在中共少數民族識別系統下的民族，其中二分之一有人居住於在雲貴地區。

這些民族使用的語言以漢藏語系為多，還有少量南亞語系及多種方言，少數有自己的文字，如：彝文、藏文、傣文、東巴文等，則記錄了大量的寶貴資料。而少數民族婚姻、喪葬、節日、飲食、居住、服飾、禮節、文娛活動等方面，都有自己獨特的風

格習慣，形成雲南豐富的人文現象，一些歷史學家更認為：「雲南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活標本」。（註一）  
因此在為期近一個月的旅遊中，不但看了好山好水，也看了許多少數民族的風俗、民情、發現一些值得省思的地方：

### 一、這個東西怎麼說

幾年前曾專程到新疆學習民族語言，知道若想對少數民族有更深的認識，就應當從民族語言打好基礎，因為「語言主要是一套無意識但極複雜的『規則』和設計所構成的體系，它包含了人類對世界的知識以及行動的原則」。（註二）從說話者對事物的分類與說話者對本身文化的無意識的表現，我們不難明白為何人類學家會關心「語言和文化」的問題，正是因為一個民族的世界觀可能隱藏於其語言之中，甚至從語言的分析，也能研究二民族間的認知關係，人類學者在語言與文化和認知之間的問題，更發展出「認知人類學」（Cognitive anthropology）一門理論。同時，在藉由語言來認知民族文化時，必須認知到：即使在同一社會中說同一種語言，也沒有兩個人是說相同的，每個人都有其各自的語言代表他所知覺的世界。（註三）所以，我在有限的時間上，儘量問相同的問句和事物，來分辨出同一族群不同的說法，學某族群的語言，則採用這句話：「這個東西XX族話怎麼說？」這樣一方面可學到許多字彙，一方面也會有不同答案或說法。舉例來說，在雲南小石林風景區，我問一大群彝族婦女：「這個東西彝族話怎麼說？」結果這一個問句的說法有二種：一種是一音節

雙母音的單字句，另一種卻是三音節三字詞的句子。（在此，實在是筆者學力不足，沒有辦法記錄下彝族的句子以爲說明，請容筆者由以下的方式說明。）

後來我終於明白爲何會產生這種情況的因素，其中牽涉到：發問者發問的語意是否爲被問者所瞭解？被問者對此問句的回答的表達能力？第一個因素涉及彝族婦女對筆者的問話的了解程度，筆者本來的意思是想要求彝族婦女說出：「這個」、「東西」、「彝族」、「話」、「怎麼」、「說」等詞彙所組成有句法、句意的完整句子，可是溝通過程卻有了誤解：

（一）彝族婦女可能認爲：同樣語言的會話式問句，只要手一指，問個字加上語氣，對方就會了解，因此一整個問句就濃縮成一個字的問句，如：「這？」或「這個？」就可以了。好比筆者問同行的夥伴或導遊，指著石林問：「這是？」同伴就會了解，而說出：「這是石林。」而且因爲我們都是用普通話交談，同伴就不用回答：「這個東西普通話叫石林。」可是如果是對同行的美國人說時，我們就必須解釋成：「This area is 石林」（漢語拼音 in Chinese。）或將「石林」兩個字用羅馬拼音唸一次，老美才能明白。顯然這個問句必須先視彝族婦女對筆者所說的問句的認知程度，她必須了解筆者問的是一個完整的句子。

（二）必須視彝族婦女對普通話字句意義的了解程度，以及問話者本身是否了解被問者的語言。例如她可能把筆者問的「The thing……」當成「This area……」，而回答「This area is……」。另一方面，或許在彝語中「The thing……」根本就等於「This area……」，也就是一字多義，如在摩梭族的一首歌曲中，歌詞是：

「美麗的」瀘沽湖，迎來了朝霞。

「雄偉的」獅子山，白雲遶繞。

「善良的一阿媽，爲何你這樣高興？

啊……啊……

是因爲女兒「長成人」。

若將歌詞改成摩梭語時，歌詞中相對引號的部分，摩梭語唸起來是相同的，筆者特別請教過教唱者，的確是用一個詞彙來表示許多類似的形容，這在另一摩梭語「瑪達米」是祝人「吉祥如意」的意思，在不同的場合卻也可以當成「我愛你」的意思。可見在此有可能是筆者不了解彝語，因而不知道這群彝族婦女的二種回答都是一樣的。

若從第二個因素被問者的表達能力來說，則須視被問者本身對本族語言的了解程度有多少？被問者對發問者的語言的了解程度有多少？被問者對本身語言及發問者用的語言二者之間如何互相表意的程度而定。

在雲南羅平縣魯布革鄉時，筆者指著一皮革（牛皮）用布依語問中年男子：「這個東西怎麼說？」他直接用布依語回答：「牛皮」這與用第一個因素的論述相同，筆者並沒有用布依語問：「這個東西布依語怎麼說？」對方卻用布依語回答。筆者走開後，因忘記如何唸「牛皮」這個字，於是又問了一位騎馬經過青年，他用布依語回答了另一個唸法的「牛皮」，刺激了筆者想起剛剛的「牛皮」，於是又問這青年，他說「二個「牛皮」都是，如果如此，可能是中年人和青年人的用語不同，也就是語言本身產生變化或二人對牛皮的布依語說法上的認知不同，好比一個說腳踏車是「孔明車」，一個稱腳踏車「鐵牛」；另一方面有可能是如第一個因素

提到的，筆者不知二者說的牛皮在布依語中代表的意義，所以以為二個布依語唸法是不同的，而實際上有可能二個唸法指的都是「牛皮」，或者一個唸法是指「牛皮」，一個唸法卻是代表「乾的牛皮」。總之，關鍵在於二個人對本身語言的認知問題。

筆者到了同一鄉的另一村時（就在河的對面），則碰到了布依族人無法說出某物普通話的說法為何的情形，詞彙的對象是一根很長的竹竿，對方說這根竹竿是「篙ㄍㄠ」，立在門口，掛上布旗，代表此家有人去世辦喪事。另一個對象是家中的一個神位，對方說是保護全家平安的神，稱為「較ㄐ一ㄠ」，但實在說不出普通話的名字，因為可能從來沒有人用普通話對這個神的名子，作出音譯，或者有音譯的名字，但說話者沒看過、聽過，所以只能說出布依語的名字。這好比筆者能對同行的美國人拼出「媽祖」二個字的音，並解釋其意義，但實在說不出美語的「媽祖」這二個字。

筆者另外問白族的蘇師傅：「這個東西白族話怎麼說？」他的回答也是「這個東西？」「這是什麼？」的句型，句中很明顯少了「白族」、「話」二個詞彙，但蘇師傅卻能解釋出「這個東西？」「這是什麼？」的用法，以及為何二句都可以用來問：「這個東西白族話怎麼說？」可見蘇師傅對於如何將普通話改成白族話二者之間的表意方式較熟悉，因此他在教筆者「這個姑娘很漂亮」的白族話時，可以教出不同程度的說法，並且舉一反三說出「這個男孩很英俊」、「這個男孩很醜」的句子。

所以，從說話者表達能力的因素分析，可以瞭解說話者對本身語言、普通話以及二者互相表意的熟悉程度，甚至也可以間接分析出同一民族漢化和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以目前來說，漢化程

度和受教育程度高者，對本族的語言熟悉程度較低，但對二種語言的表達能力較強，而年輕一代對本族語言的熟悉度也普遍不如老一代的人。筆者一行人旅遊至西雙版納時的傣族導遊是水傣，比花腰傣的漢化程度高，也會說些傣語、基諾語、哈尼語、拉祜語，當問她：「這個東西傣語怎麼說」時，她想了一陣子，還是不知怎麼說，她說她很小時，全家就搬到市中心了，就她的認知，男孩子因必須出家當和尚，能在寺中學習傣文，傣語說得最好，但若許多年後還俗，就會發生使用普通話和其他民族語言的溝通障礙，也就是這些出家的傣族男孩因為教育環境和漢化程度的關係，反而不如會說好幾種民族語言的女導遊的語言溝通能力了。

從這些語言文化的現象，筆者基本上認同學者對雙語教育的看法：「雙語教學的四個變數——語言、師資、環境、政策——決定了一個民族漢化的途徑。」（註四）同時也認為雙語教育不僅在保存一個民族的特色與民族文化，還要促進民族向前，溝通二個族群間的意識，而非只是在某族受另一族涵化的過程中，採用了形式上的雙語教學。（就筆者所知，國內某些中學曾舉辦過原住民語的演講比賽，得獎者從父親那兒背了一大篇講詞，卻不知其意，筆者甚至懷疑連評審可能也聽不懂。）

至於同行的夥伴都笑筆者學這些少數民族語言，問來問去都是那幾句：「這個東西XX族話怎麼說？」「這個姑娘很漂亮！」「吃飽了沒？」其實，筆者是因為旅程時間有限，因此採用這個方式，可以看出對方在相同句子的表達方式，同時對同一族群的人，在相同句型中是不是有不同的說法，或許也可從句子中找出其語法變化。尤其是第一句，透過這個問句，可以學到其族的許多單字，如果稍加變化，可問對方：「這個意思XX族話怎麼說？」

對方可能因此回答一句話或一段敘述，我們便能知道得更多。而且，從這個問句中，可以探知其族對其族稱的說法，也不會產生答非所問的情形，例如對一位懂得維吾爾語、哈薩克語、俄語的錫伯族人問：「這個東西怎麼說？」倘若少了「錫伯族話」幾個字，對方可能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俄語回答，或因問話者是漢人而用普通話回答，唯獨少了錫伯語；另外，如果「這個東西」，是外來物，只有外來語，或者還沒有發明出其族的語言用法，那對我們知道錫伯語的人，就可以了解：「喔！這個字不是錫伯語，是外來的。」所以，這個問題是大有文章的。

從民族語言文字的研究，還能把觸角伸及其它領域，例如有的學者以錫伯語、蒙古語、維吾爾對新疆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的地名作過調查研究，發現了許多地圖上的疑點和錯誤。（註五）從語系、語支的比較研究，以及語言用法的歸納分析（註六），也可能提供作為民族識別或民族關係的分析與佐證資料。

在雲南，筆者分別詢問過納西族人與摩梭族人。納西族人大部分認為摩梭族是納西族的一支；摩梭族人則自認是獨立的一族。若從風俗上比較，摩梭族的現代服飾百褶裙和包頭與納西族的「披星戴月」是不相同的；宗教信仰上，摩梭族現在是藏傳佛教，納西族是東巴教，摩梭族的動物崇拜與生命延續的觀點是與狗有關係，納西族認為生命延續的因素是來自青蛙；若再從文字語言上分析，納西族有古老的東巴文，為何身為納西族一支系的摩梭族卻沒有明顯使用象形東巴文的現象？如果僅以環境變遷為理由，來解釋上述現象，未免過於牽強！

筆者曾問過納西族導遊，她也認為摩梭族是納西的一支，因為歷史上遷移的地點和漢化程度不同，造成今日的不同。筆者又

問：「是否有老一輩的納西族人聽得懂摩梭話？當然這些納西族老人是沒接觸過摩梭族的。」她的回答是否定的，並且解釋因為地方性方言的影響，納西語和摩梭語不同，只有些字句相似。這點讓筆者想起在新疆遊學時，曾將東北三家子村滿族老人說的滿語錄音帶，拿給新疆錫伯族的老人聽，仍有人聽的懂，可見地方性方言可能不是影響語言差異的主要因素，可能是地方性方言和歷史時間的交互影響，使得摩梭族人學了新方言，忘了本來的納西語，如果是這樣的推測，則可能遺漏的是：從語言的接觸和轉換，應該會有些許的跡象，如蒙語、滿語到古漢語、現代漢語之間，仍存在微妙的關係（註七），而在雲南等地從事駁運貿易的馬幫，難道在各民族間流動時，沒有產生如洋涇及混合語（*pidgin and creole languages*）的情形？如果有，是否也能找到摩梭語和納西語及相關聯的蛛絲馬跡？然後從語言關係上去分析民族關係。

何況，納西族導遊也提過在四川省俄亞這個地方，納西族乃保留較完整的傳統，以前也有走婚和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現象，為何不嘗試著把摩梭族說的錄音帶，拿予俄亞納西族的老人試聽，看看會不會有意想不到的結果，如此一來，納西族和摩梭族的族別認同上，也多了一個語言的分析要素。

事實上，民族語言的使用，多少有些民族情感和民族認同的道理在。同樣是導遊，屬福建省籍的導遊，因為會說閩南話，所以比較容易了解我們一行人的需求，溝通較容易，用閩南話交談時，也倍感親切。另外一方面，當筆者向摩梭族導遊提出學習摩梭語和摩梭語歌曲的要求時，他卻一直笑著說：「學不來的，即使學的很像，一說出來，還是會被摩梭人笑的。」其中隱約透露著他對身為摩梭族和摩梭語的優越感。

總之，如果能在民族語言上下功夫，頗能發現些有意義的現象，也能增加在中國大陸地區旅遊的深度，見識到不同的族群文化。

## 二、鳳尾下的邊陲明珠

雲南的最南端西雙版納，與緬甸、老撾接壤，境內有二萬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生長著五千多種熱帶植物和數百種珍禽異獸，有的人稱她為「北迴歸線上的一顆綠寶石」，同行的夥伴都認為此地極像台灣的花東縱谷。

西雙版納在一九八五年正式對外開放，直到今日，真正開放的風景區，似乎僅限於景洪、孟侖、孟海三個地區，若遊程時間少的，幾乎只安排景洪和孟侖風景區。西雙版納地區有傣族、哈尼、基諾、布朗等十四個少數民族，身著筒裙，婀娜多姿的傣族姑娘，也相對成為西雙版納的一大特色，幾年前問世的孔雀舞的表演，更為西雙版納的觀光業作了最好的宣傳。

筆者一行行程安排到橄欖壩這地方，參觀了有特色的緬寺和干欄式房屋。緬寺中正有一群傣族小和尚在讀書，下課時間進入教室一看，果然個個用功認真，簿子上寫滿了傣文，筆記本上的封面還是用連續劇「還珠格格」的劇照。這兒的男孩在十歲左右進佛寺任沙彌，接受宗教禮儀與生活訓練，學習傣族文字，三個月後才決定是否還俗，在我們看來是相當奇特的習俗，不過在傣族，必須出家當過和尚才受人尊敬，而這些小和尚到晚上，聽說也可以出外上街、約會，可惜筆者沒看過。

至於干欄式房屋溼熱的地區是絕佳的建築設計，房屋分二層，上層住人，下層以木架支撐，其空間剛好可以飼養牲畜。據

傣族導遊解釋，干欄式建築的外型是傣族人看到狗蹲在地上，雨水順著背部往下流，於是將屋頂蓋成傾斜的樣式，後來又看到鳳凰展翅，腳撐在地上，於是又把屋頂撐開，架起支腳，就成了今日傣族干欄式建築的模式。如果仔細觀察，就能發現傣族的干欄式建築與優尼族的干欄式建築稍有不同，優尼族的房屋在屋簷四端是直接往下傾斜，傣族的房屋在屋簷四端則往上翹。

要進入傣族家裡，則必須特別注意不能跑到臥室去，男子尤其要小心，若跑到臥室，室內又恰好有未婚子女，就必須留下來做三個月的苦力，因為傣族人認為偷竊者會把一家人的靈魂帶走。筆者一行人在傣族家訪問時候，家中的姥姥突然很高興地扯了一條綿線，分別繫在導遊和同行人的左右手腕上，在導遊解釋前，大家有點茫然，筆者雖然意識到是拴線禮；傣族老者用綿線繫在手腕上，表示把靈魂繫住，也是祝福吉祥平安的意思。只是筆者以前一直認為是婚禮或重要客人來訪時，才會安排的儀式，或許今天是老蜜桃（傣族老婦人的稱呼）太高興了，特別為我們每一個人的雙手腕繫上綿線，還說要讓它自然脫落，不能故意扯斷。之後，在西雙版納的行程中，大概只有筆者一行人手腕上繫著能拴住靈魂的幸福綿線。

車行沿途，可看到許多橡膠園，有時還能看到商人收買膠汁的情景，橡膠當然是這兒的經濟作物。盛產的水果以菠蘿（鳳梨）最多，車子一停，談好價錢，對方就會馬上削去果皮，分成四瓣，用竹筷子插著，立即可以享受到汁多甜美又不黏手的鳳梨。一到熱帶雨林植物園，則能看到許多奇花異草，但是老實講，這兒並沒有熱帶雨林的風貌，或許是以前濫砍太嚴重了，植被的復育尚未完成，對筆者這種常去爬山作森林浴的人而言，缺少了點吸引

力。最值得一提的不在於植物園內有見血封喉樹或長臂獼猴，當美麗的傣族女導遊在眾目睽睽下，對著一株名爲「跳舞草」的植物，唱起悠揚柔情的歌曲時，你會看見唱歌跳舞草的枝葉嫩芽，竟然隨著歌聲翩然起舞，一顫一動的跳著，不只筆者歎爲觀止，遊客們也稱讚爲天下奇觀，女導遊動人柔美的歌聲，更是讓聽者毛孔通暢，酷暑全消。

回程途中，一行人趁著保護區的行政人員製作專題報導的掩護，進入傣尼族曼麼寨。本來開車的基諾族師傅以不能隨便停車和有些地方不開放爲由（這是事實），反對一行人的要求，恰巧保護區的攝影師和工作人員徵得村寨頭人的同意，準備入村，我們一行人才得以藉機隨行。此村寨在路旁的大門牌樓上，架有一隻烏鴉的木牌，想必是吉祥的圖騰，此村寨少人涉足，風貌相當純樸，有幾個中年人正編織著竹席，是要放在干欄式房屋大廳地板上使用，我們同時也利用攝影師錄影的機器，緊按快門，不過不滿周歲的小孩是不准拍照的，原因不明；某間大屋中擺掛著各種生活農具器物，旁邊還貼著有電腦打字列印的名稱，可能是曾在這間屋子裡拍攝過紀錄片；某些屋頂脊背上鑲嵌著玻璃瓶，據說是避邪用的；看到的婦女衣服顏色多爲黑色，著黑色百褶短裙。由於，我們事先並未獲得批准，不同於保護區人員，所以凡事謹慎，在拍攝一陣時間後，即自行離去，但筆者相信，這個村寨或許第一次有台灣旅客進入，如果也帶了攝影機，說不定能取得了一些珍貴影片。

離開後，傣族女導遊私底下告訴我們，傣尼族愛恨分明，並唱了一首傣尼歌曲爲證：

愛你 愛你 真愛你

請個畫家來畫你  
把你畫在枕頭上  
每晚抱著你

哎……呀……囉……

恨你 恨你 恨死你

請個畫家來畫你

把你畫在砧板上

千刀萬刀剝死你

往後的行程都是刻板的旅遊模式，到過曼聽公園欣賞民族歌舞表演，如傣族孔雀舞，哈尼族的竹筒舞，基諾族的大鼓舞，以及拉祜族、佤族的舞蹈；也到過民族風情園，參觀拉祜族、瑤族、布朗族、基諾族等族的示範村寨，有點像台灣九族文化村的場景，不過當局把少數民族的民族風情、舞蹈音樂與觀光旅遊事業作了不錯的結合。

其實到最後，同行的人大概都認爲較特殊的是我們的女導遊，她是屬於傣族中的水傣，父親是漢人，母親是傣族（所以她的其實該算是漢傣，只是母親是水傣，不同於花腰傣），她說她的名字前加「玉」字爲姓，若是貴族或賜姓，則在名字前加「刀」字。當我們抵達西雙版納機場的晚上，女導遊來機場接人，身著白衣、筒裙，頭上戴花，就已經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了（導遊須著民族服裝是旅遊機關的規定），何況傣族姑娘於河邊沐浴和美麗出眾的傳聞是眾所皆知，見到其人之後始信不假。

事實上，傣族姑娘水邊沐浴的故事由來已久，早在清末光緒年間，英國駐印度武官 Wingate，行經雲南鎮沅、威遠兩地之間，看到揮族人（傣族），同行的人告訴 Wingate：「中國人稱揮族人

爲白蠻。」是因爲傣族人較少曝曬到炙熱的陽光，所以被誤認爲是白膚的野蠻人，不同於黃種人。Wingate 也看到傣族少女、少婦在河裡洗澡，說她們「身上只剩一塊布圍在腰間，等進到水裡後才將那塊布解開」，而且「身材姣好，肌膚勝雪」，Wingate 更認爲傣族女子在河中沐浴的打鬧神情和笑聲比印度女子開朗純真，開放尤勝中國女子（註八）。女導遊則說傣族女子人站在水中，一面往下蹲，一面將筒裙往上提，身子就可以泡在水裡，等洗好了再站起來，完全不用脫衣服，而且因爲筒裙易乾，相當方便，可惜她是不可能示範表演的。不過有一次，因爲天氣太熱，她會將裙子反摺繫在腰上，成了及膝的短筒裙，筆者和夥伴看到了，都認爲這種筒裙太方便了，想不到還可以當短裙用。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Wingate 的同伴說中國人把傣族人視爲「白蠻」。而這些被認定爲傣族的各族群，又被漢人稱爲「擺夷」、「佰夷」、「焚夷」、「白衣」、「白夷」或「百夷」，一般解釋爲因其喜穿白衣所以稱之。這種說法和 Wingate 的說法相對照，產生了一個疑點：可不可能被認爲是傣族的族群中，有的族群因爲皮膚白，而被黃色皮膚的漢人當成白色皮膚的夷人，故稱之爲白夷。若真是如此，是否可由史書或地方誌的記載，找到答案來論證筆者的推測呢？（註九）

傣族姑娘的身材修長，腰身纖細，連當地女孩也稱讚的，筆者曾問飯店餐廳的女服務生是不是少數民族，她說不是，她沒有傣族姑娘的漂亮，又說傣族女孩從小腰身就裹的好；筆者又問女導遊，她也說是從小就穿裙子束住腰部，以前她的祖母還繫上一條保命銀腰帶，她又說也有可能是因爲西雙版納天氣熱，吃的食物酸辣少油膩且熱量低的緣故，難怪筆者一趟旅遊下來也瘦了一

圈。傣族姑娘也以腰身纖細、身材姣好自豪，自比爲那高高長長細細的檳榔樹，曾經差點成爲傣族女歌手的女導遊，爲我們唱過一首歌（月光下的鳳尾竹），歌詞的大意就說：「月光下的鳳尾竹輕柔美麗像綠色的霧，竹樓裡的姑娘像夜明珠，痴情小伙子，你是野藤，莫纏檳榔樹（女導遊解釋說檳榔樹是南方美人，比喻美麗的傣族姑娘），金孔雀只合配馬鹿（鹿的一類，筆者不知馬鹿到底長成什麼樣子）。所以，以後年輕的伙子到西雙版納旅遊，請莫當野藤想纏檳榔樹。」

### 三、吉祥如意的地方——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一詞，是美國小說家 James Hilton 在小說《Lost Horizon》中所描繪的一個永恆和平寧靜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有雪峰峽谷，有金碧輝煌且充滿神秘色彩的廟宇的地方；這個世界有被森林環繞的寧靜湖泊，有美麗大草原及牛、羊成群的世外桃源。

由於「香格里拉」的盛名至今仍吸引許多人的追尋，在雲南就發展成一條從昆明——大理——麗江——中甸——德欽的旅遊路線。他們的特色是：昆明是春城無處不飛花，各族群集，大理是五朵金花的風花雪月，自有白族獨享；麗江古城的家家流水，是納西族的家園，玉龍雪山更爲納西族開闢了三個國度（註十）；寧蒗彝族自治縣的瀘沽湖摩梭族，有致命吸引力的女兒國；似乎只有中甸——德欽段，依然坐擁石寨城及有小布達拉宮的噶丹松贊林寺，祥和的面對綠草如茵的納帕海草原碧塔海，在梅里雪山與白水台的美景下，企圖爭奪「香格里拉」的武林寶座。

這一整段旅遊景點，生活著漢、藏、白、納西、彝、回、摩梭等民族，甚至還有一個族群「著麼族」，白族的導遊告訴筆者，



本會第卅六屆第三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主席  
阿不都拉(左)



本會第卅六屆第三次常務理監事聯席會會議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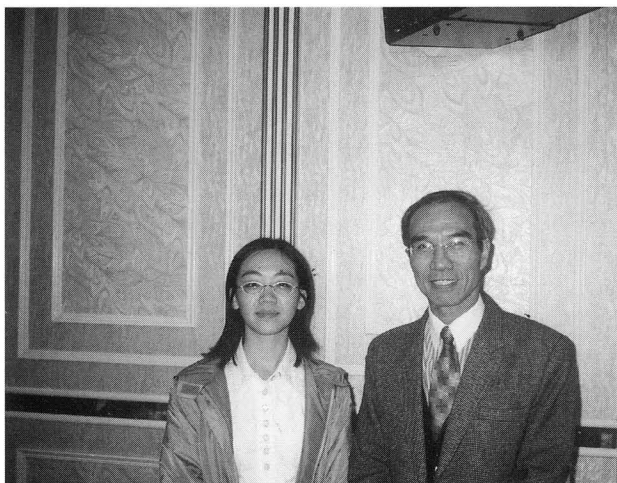
本刊工作人員合影(左起)劉學銑、阿不都拉、  
林恩顯、馬普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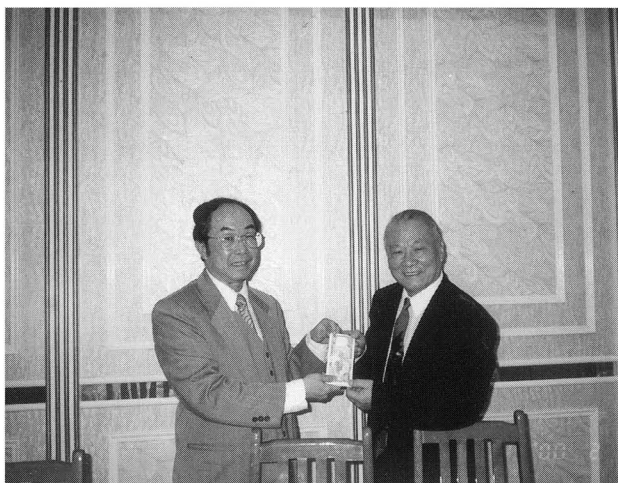
本會第卅七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報到情形



大會中黃旭慶先生報告「西遷新疆的錫伯族」



本會新會員(左起)謝詩凌、楊開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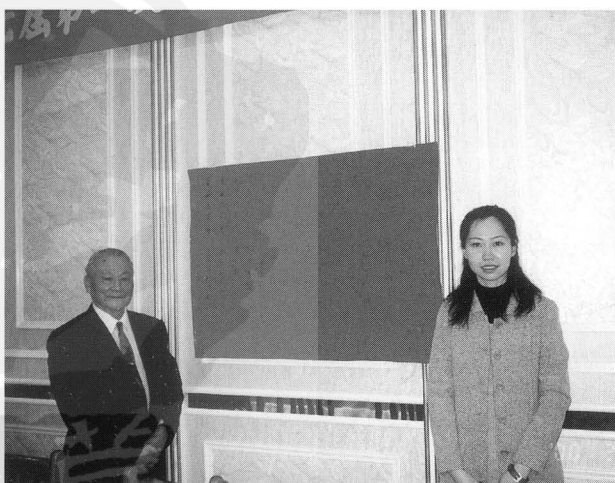
會員捐贈本會現金儀式



會中頒贈孫德培先生為名譽理事



林恩顯教授說明選舉規則



工作人員公佈獎品名單(左起)馬普東、夏允方



會中呂秋文教授起立發言



大會計票工作由(左起)夏允方、劉效敏、謝詩凌擔任



伍昆明教授訪台座談會主席林恩顯致詞



(左起)馬普東、劉學銑、伍昆明、林恩顯合影於國軍英雄館



蕭金松教授擔任引言人



劉學銑教授擔任引言人



與會學者(左起)多長有、翁福祥、黃維憲、胡進杉、陳德芝、毛繼增、馮明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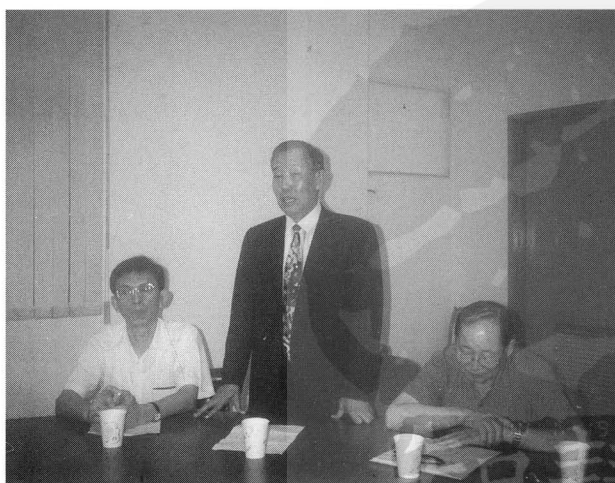
伍昆明教授報告西部大開發的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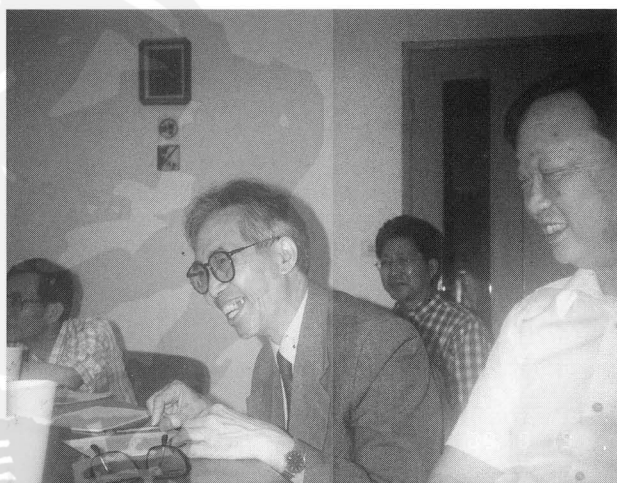
藍美華教授(左起)發言、馬含英、林恩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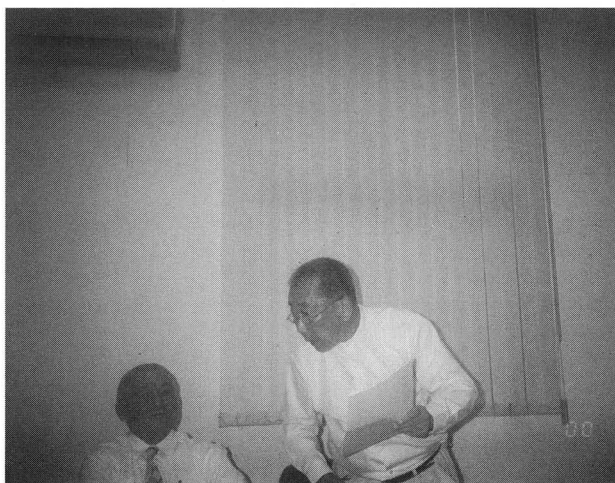
滿族協會秘書長關紹蘊女士(左三)與會



多長有將軍以戰略觀點發表感言



會中陳德芝教授(中)妙語如珠，聽眾反應熱烈



廣定遠理事建議台商大膽西進，共創雙贏



黃維憲教授呼籲開發西部勿忘文化產業

著麼族是生活在山上，砍柴燒炭到山下賣的族群，其衣服鮮豔，不似白族、彝族，筆者也只在車上看過著麼族人一次，連照相都來不及，他們真是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

話說大理白族婦女皆稱「金花」，若是流著漢族、白族的血脈，又被稱為「漢白玉」，因為曾拍攝過一部「五朵金花」的電影，大理蝴蝶泉邊的五朵金花成了白族最響亮的招牌。每位金花少女身上的服飾則表現出大理的風花雪月四景：帽子上的長穗是下關的風，服飾、帽子上繡的花是上關的花，衣白如雪是蒼山的雪，帽形及金黃色亮片是洱海的月。因此，當行程進行到喜州拜訪白族民居，體會「三房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與「走馬串角樓」（白族民宅廂房二樓，廂房與廂房間的玄關角樓非常寬大，號稱可以騎馬串連）的風情，欣賞白族歌舞與品嚐「三道茶」（第一道茶苦、第二道茶甜、第三道茶回甘）的滋味時，就同時可以看到風花雪月的美景。

麗江古城是以四方街為中心的古城鎮，已有將近八百年的歷史，明代時稱「大研廂」，清代時叫「大研里」，民國時改為「大研鎮」，現在都呼麗江古城。麗江古城之所以成為世界級的古城，並不只因它古老，還因它有納西族在這兒聚居，有納西族的東巴教文化。古城從四方街廣場四角延伸出四大主街，再從主街岔出眾多街巷，如蛛網交錯，往來暢便。街道全用五彩石鋪砌，平坦潔淨，雨不積水，每條街道一側都有潺潺流水，形成家家流水，戶戶垂楊的獨特風貌，有「東方威尼斯」的韻味。古城流水隨街繞巷，穿牆過屋，房舍相似，遊人、盜匪如陷入卦迷陣，因此古城外圍不需築牆，也不會有人膽敢任意闖入，還好納西族的導遊「潘金妹」（納西族的女孩皆稱「潘金妹」）說了個訣竅：「順

水而入，逆水而出」，即能暢遊古城（看官千萬不可因此在麗江古城作奸犯科）。

四方街廣場有許多攤販，賣著各式各樣的民族工藝品，常有外國朋友在周圍的商店流連，或飲茶，或沈思，或寫遊記。到了晚上，廣場則會聚集了納西族人在此進行「打跳」的活動，載歌載舞，遊客亦能參加。而最吸引人的還是納西族的老婦人，她們穿著傳統的「披星戴月」的服裝，背著一張保暖的羊皮，穿梭在古城的街頭巷尾，她們衣服上的圖案是星星、月亮的美化圖案，是青蛙圖騰崇拜的象徵，也是神話傳說的昇華。從側面看納西老婦，其背後羊皮微微隆起，彷彿蛙背，相傳是青蛙在大洪水時背載了九男七女的納西族人上山逃命，使得族群得以延續，因此藉服飾來表達感謝與紀念。服裝上繫羊皮的白色布條，則可表示已婚或未婚，倘若布條先打結再交叉於前表示已婚，現在因為要表現成熟穩重的美感，都作已婚的結飾。

筆者分別在大理古城、麗江古城，逛了許多民族服飾店，這些服飾店或專賣白族或納西族的服裝，也有人搜集苗族或瑤族的衣服來販賣，但是商家為了利益，把苗、瑤等族成套的衣服分散開來賣，客人喜歡裙擺，商家就賣裙擺，偶有成套的衣服，卻又漫天開價，當筆者問商家是否為少數民族，幾乎都回答是，筆者另問衣服上的圖案所代表的意義時，卻回答：「圖案就是圖案，有什麼意思。」衣服上的條紋色彩，有時的確只是為了美感的表現，有些圖案卻真有其意義，可能代表著少數民族的傳說，或生命的起源，或族群的延續，或圖騰的崇拜，豈能不察。

一行人遊完摩梭族女兒國（註十一），轉往中旬，在噶丹松贊林寺向活佛獻上哈達，我們的行程就接近尾聲了。（下期續完）

## 內蒙古盟市述略（下）

納古單夫

惟漢籍文獻，寫於咸豐十一年之《歸綏識略》中，將包頭音寫作「泊頭」。但由於敘述過於簡略，人們自然產生種種疑問，所以包頭一名，至今仍然是尙待研究的問題。

時至今日，蒙古人對包頭一名雖無文獻可訊，但我本人相信自土默特蒙古人的口碑資料中的傳說，是很有道理，是可信的。自從土默特蒙古人游牧於黃河之濱，大青山之麓以後，河套及土默川就成為他們永久的居住地，惟有他們才是這片巴彥塔拉的歷史主人。所以他們對自己故土的山山水水，自然世代相傳有許多動人的故事。我就曾聽過那時任偽蒙疆政府高級官員的一位老先生（與我同事）講過，包頭位於黃河水系的昆都倫河畔，在古代每當鹿群繁育返青期，有成批的鹿群出沒，並沿昆都倫河畔飲水、交配。這一自然狀況，很能引起游獵民族的注意，久而久之，土默特蒙古人對這一地方就泛泛稱作「有鹿的地方」。公鹿蒙古語叫 *ᠭᠦᠨᠠᠭᠤ*，有許多公鹿出沒的地方蒙古語作 *ᠭᠦᠨᠠᠭᠤ*，依據蒙古語的輔音結合規律，當 *ᠭᠦᠨᠠᠭᠤ* 書面語口語化時，出現開音節（g）脫落或轉移現象，因此漢語音寫蒙古語時，自然音寫「包頭」／泊頭等；如果「包頭」是中世紀蒙古語的漢語音寫，那它就不會寫「包頭」，而作「包古圖」、「卜國圖」等，由此也可以知道包頭一名是晚近才出現的，也並非古代歷史文化名城。因此，「包頭」，是蒙古語，意為「有鹿的地方」，簡稱「鹿城」，當然是可信的。

當然，包頭五當召的喇嘛，也是否沿襲此類傳說，也未可知，我未有所聞。但蒙古喇嘛作為蒙古人的知識分子，口授蒙古人的口碑資料，也是自然之舉。

至於傳聞五當召大喇嘛雅楞不（丕）勒（不）字當為「丕」字之外——引者）說，「梵語謂鹿為包克圖，相沿日久，省呼為包頭。」（劉樹《包頭之名稱來》，未刊。轉引自佐平《包頭地名初探》，《包頭史料薈要》，第二輯，一九八五年）以及五當召圓寂於台灣的末代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的自述中，也說，「這個城的名字包頭，是從蒙語 *Boot* 轉成的。」他們都證明一點，包頭一名，與鹿相關。並且我們也從這位大德的「自述」中，可以知道，包頭五當召確有雅·扎薩克喇嘛，不過今天包頭史的研究者誤傳了他的名子，他的本名是阿旺彥增，原籍土默特人（詳見《美》札奇斯欽、海爾保羅撰述《一位活佛的傳記——末代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的自述》，台北聯經出版，一九八三年）。五當召喇嘛誤將蒙古語「包頭」，說成梵語，藏語的「鹿」，概想也是在所難免，因為「印——藏——蒙」同源論，是喇嘛們彰所知論的一慣伎倆，不足為怪。

包頭即「鹿城」，這是它的歷史主人——土默特蒙古人，自己對自己故土的山山水水的稱謂，其它那些說三道四，才是文字遊戲，臆測之見，似乎可以休矣。

（作者郭冠連服務於內蒙古社科院）

## 蒙古遊牧的生產、生活技術(二)——對戈壁地方山岳部分的野外調查

張爲芳譯

### 遊牧家畜的放牧行動

#### 一、日間的行動

爲了瞭解家畜放牧行動的一端，我們實施了簡單的行動調查。其結果部分是由表三四和圖九所表示。

七—八月的調查時段是：山羊綿羊群是由早上開始擠乳，到傍晚擠乳後的採食完畢，至休息場集合爲止。馬則是從早上的飲水，到傍晚擠乳後的飲水爲止。牛和犛牛，從早上的擠乳開始，到傍晚的擠乳終了爲止。駱駝是從早上的飲水到晚上的擠乳終了爲止。還有，其他的調查時段是：山羊、綿羊、牛、犛牛等是從宿營地的家畜休息場早上出發到傍晚回來爲止，駱駝則是從日出前到日落後。

#### (二)山羊和綿羊

說到山羊和綿羊群的採食時間，在夏季是總共五三〇分鐘左右（依表三四①②）秋冬約爲四〇〇分鐘（③④⑤⑥），其中差異的主因可從放牧時間的長短來考慮。家畜的步行推斷距離在沒有人看管的情況下是表內①③的一三、〇〇〇—一四、〇〇〇米。有人伴陪的情況下在表的②、⑤、⑥步行距離爲六、〇〇〇米前後。④是九、〇〇〇米。有人看管時的距離明顯地比放任式的爲短。④的放牧是從早上五公分高的積雪，且白天都有下雪的情況下進行的。參照表三四二雪地的植物現存量是無雪地的植物現存量的三分之一以下，我們認爲這就是延長步行距離的原因。

在夏天放牧的情況下，雖然放任式和監控式放牧的採食時間差不多，步行距離的①卻足較②高了二倍以上。②是在採食時

控制步行速度及限制步行距離，使得不但能確保和①有差不多的採食時間，還能大幅節約因步行而消耗的能量。

附帶說明的是，山羊和綿羊在緩坡的步行推斷速度爲：移動時爲四·五公里／時，採食時爲〇·七五—一·三·五公里／時之間。

在秋冬的放牧調查上，放任式③和監控式⑤⑥的牧地植物現存量及家畜的採食時間幾乎沒有差異，但就步行距離而言③卻遠高於其他⑤⑥的二倍以上。這是因爲③的飲水場距離宿營基地遠達七公里（其中約有二·五公里是家走道的移動），距離太遠，而且家畜群是採放任式管理所致。

舉一山羊、綿羊群約牧人行動的實例，調查案例⑤的牧人（二十八歲，男性）從十一點開始到十四點五〇分徒步陪伴家畜步行，之後就離開家畜去收集燃料並在十五時五〇分回到宿營基地。和牧人分別的山羊、綿羊自由行動，一邊採食一邊在十七點三〇分時回到基地。牧人在陪伴家畜群的二三〇分鐘內步行了一五〇分鐘，剩下的八〇分鐘暫時停止步行，採休息姿勢來監視並誘導羊群。在這八〇分鐘內，牧人的停止和休息次數是停每十九次休息一次，每次休息一十三分鐘（平均四·四分鐘）。

還有，調查案例⑥的牧人（四三歲，男性）騎馬，從九時五〇分到十六點五〇分共四二〇分鐘陪伴家畜，其中有三一二分鐘騎馬或下馬步行，剩下一〇八分鐘裏，是下馬停止或呈休息姿態監視誘導羊群。在這一一〇八分鐘內，牧人的下馬、休息次數在午前十一次，每次有一·四分（平均二·六分鐘）的休息，午後下馬休息了五次，每次有十九·二〇分鐘的休息（平均是十五·八分）。

在白天案例②的山、綿羊的行動流程概要如以下介紹（圖九）。

從八點五五分一到一〇點二五分，由一個十三歲的女孩替七〇頭母山羊擠乳。在一〇點五〇分時，包括母山羊的家畜群和女孩從牧地出發，向預定的牧地移動，約一〇分鐘後抵達並開始採食，並向著宿營基地一邊步行一邊採食至十九點一五分。回到宿營基地後，在基地內的小河裏飲水休息卅五分鐘。休息過後，便開始擠乳。擠完了，又在基地周圍的牧地採食四〇分鐘，然後廿二點時到休息場集合休息。

## (二)馬

行動調查案例⑦是在夏天實行的，此項調查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爲了擠乳，牧民會把小馬拴在固定的場地，母馬就會以小馬所在的場所爲基準點來行動，再加上去勢畜和育成畜也會一起追隨，而形成了一種集團式的行動。還有，白天的採食時間短而休息時間長。羊群採食會在較近的牧地實行，步行推斷距離不到四公里。牧人不定時的誘導是配合擠乳時刻而進行的（參照表三四·一）

### 白天馬群行動的流程如以下介紹（參照圖九）

前一天傍晚爲了擠乳而混合放牧的母子馬群，在這天早晨被分散開來，在宿營基地外一公里的地點採食。這群馬由一少年集合起來，誘導到湧水的飲水場。馬群在九點一〇分到達飲水場飲水，然後依自由意志到宿營基地外二〇〇公尺遠的仔馬場集合。仔馬是用「熱氈」（像在地面上爬一樣張開的繩子）綁住的，而母馬和其他馬隻就在這場地集合、休息。

第一次的擠乳在十二點一六分開始，之後約每隔二小時擠乳一次。採食是到了午後才開始，除了仔馬以外其他的馬群可在牧場隨意地移動，採食。到了擠乳時刻，一個九歲的小女孩騎著馬，將包含母馬的馬群趕到仔馬繫留場，做好準備擠乳的工作。十六點三六分，馬群自動前往飲水場，第二次飲水，然後再自己回到牧地順便採食。廿一點三三分，第五次的擠乳結束，仔馬離開了

「熱氈」，母馬自動往飲水場移動，其他的馬隻也追隨上去。飲水完了稍作休息後，便往鄰近的牧地移地。

成馬的步行速度（時速），在平坦牧地是平均四·八公里，採食會受到植物的阻擋影響，在 *Achnatherum Splendens* 生長茂密的牧地上，平均時速是〇·一五~〇·四公里。

## (三)牛

牛隻的放牧管理，原則上是採放任式的方式，但當泌乳牛回來得太晚時，便會對牠們進行誘導驅回。參照表三四·一，案例⑧的牛群是沒有牧人伴陪的，而案例⑨是由一個七歲的小男管理的，在超過預定行程十五點還未回來時，小孩就會將牛隻誘導回營地

調查時間中的移動推定距離案例⑧⑨都是一樣是二·六公里，案例⑧中爲了採食而走的步行推定距離是五·四公里，案例⑨是二·〇公里。牛群在平地的步行推斷速度（時速），在純移動時爲三公里，採食時便是〇·二~〇·八公里。

案例⑧的牧地是在夏季，牧草現存量比案例⑨的冬季牧草存量要多。就牛群採食時間來說，案例⑧的五四五分鐘比案例⑨還多了一三五分鐘。而且正如上所記，採食時的步行距離案例⑧比案例⑨多了三·四公里。像這樣兩者行動時間之間的差異主要是於一天中放牧時間分配的不同所造成的。

### 白天牛隻的行動流程如下述（參照圖九）。

早上，母牛在哺乳中的仔牛所在的繫留場休息，在此處，仔牛是被綁住的。從八點四五分開始的卅五分鐘間，牛隻擠完乳後，牧人便將牛群驅趕至牧地的方向，牛群自己會走，從九點二〇分起，牛隻採食到十一點三七分爲止，然後往水池移動，飲水，休息一段時間後再繼續採食。到了十四點便有牛開始休息，休息到十五點二〇分，才全體密集採食，二〇點時牛群已吃飽而自動停

止採食，並往綁著仔牛的繫留場移動。到達繫留場後，休息廿五分鐘，從二〇點四五分就開始擠乳，到二一點二〇分結束。仔牛到隔天早上的擠乳之前都被綁在營地內，在仔牛周圍休息的是包括母牛的牛群，有的休息，有的採食，如此得等到第二天。

#### (四) 犛牛

犛牛群在案例⑩，案例⑪中無論夏季、冬季兩個調查時期都是採放任式放牧。案例⑩是仔犛牛與其他犛牛分別行動，犛牛群中包括母犛牛，育成犛牛及去勢犛牛，但案例⑪是仔犛牛和混合著母犛牛的混合群體一同放牧的（參照表三四·一）

案例⑩和⑪中牧地的植物生長情況明顯不同，在案例⑩中的植物現存量比案例⑪多了三倍左右。案例⑩與案例⑪的移動推斷距離分別為七〇〇公尺與五〇〇公尺，差別雖然不大，但就為了採食而行走的距離而言，案例⑩只有一二〇〇公尺，而案例⑪卻有五六〇〇公尺，特別的是案例⑩的採食時間反而比案例⑪多了七〇分鐘左右。推測這是因為牧地植物現存量不同的影響所致。

對於犛牛群在山丘地的平均步行速度（時速）而言，推測案例⑩⑪在移動時是二公里左右，案例⑩在採食時是〇·一一公里，案例⑪在採食時是〇·五三公里。兩者之所以會有差別，是因為案例⑩的牧地上植物密度較高，所以會減慢步行的速度。

案例⑪中犛牛每二日飲水一次，所以調查時就觀察了犛牛群在山岳的谷間或北面攝取雪的狀況。在北面斜坡十一點四〇分到十三點五〇分之間，牧草與雪的攝取比例是：成畜牧草八二·四%，雪一七·六%，仔畜牧草八九·七%，雪一〇·三%。

白天犛牛群在案例⑩的行動流程如下所述（參照圖⑨）。

在九點到一〇點之間的擠乳工作結束之後，除了仔犛牛以外的犛牛群便被誘導驅趕至預定的放牧地點，犛牛會自動去飲取河流中的水。一〇點半左右犛牛開始採食，一直持續吃到二〇點四

五分。從十三點到十七點之間，一〇·六〇%的個體會輪流休息，十七點以後的四〇分鐘間才停止休息，全體密集採食，之後又再次有二〇%的犛牛輪流休息，然後犛牛開始往宿營基地移動並在河邊飲水。廿二點二八分到廿二點四〇分間進行擠乳工作，擠乳後仔犛牛用繩索拴起來，母犛牛則和其他犛牛在周圍休息，也有少數犛牛會進行採食。

#### (五) 駱駝

駱駝的夏季放牧（案例⑫和案例⑬）與冬季放牧（案例⑭）都是採隨時監視、誘導的方式進行的。夏季的採食時間每天為六〇〇分鐘左右，而冬季則為四〇〇分鐘，其間相差非常的大。就步行推定距離來說，案例⑫為一八、五〇〇公尺，案例⑬為一五、六〇〇公尺，案例⑭為二、六〇〇公尺，除去單純的移動距離剩下伴隨著採食行動的步行距離在案例⑫為一五、四〇〇公尺，案例⑬為一二、四五〇公尺，案例⑭為一、八七〇公尺。（參照表三四·一）

案例⑫、⑬的步行距離之所以會有差距，是因為前者是由不妊畜、去勢畜、育成畜所構成，後者是由出產畜（泌乳畜），而兩種畜群本身生理條件有差別所造成的。就牧地植物現存量來說，冬季放牧的案例⑭比夏季放牧的案例⑫、⑬少了非常多，所以冬季採食時間也應該較長才對；但實際上冬季卻比夏季少了二、四個鐘頭。這可能因為冬天白晝的時間較短，加上步行也困難所造成的。

駱駝吃牧地裡的雪可以代替飲水，使得冬季放牧時可以隔日給水。調查時在牧地的凹處或日陰處曾發現有三至三公分的殘雪，許多駱駝會在此處飲雪。在一〇〇平方公尺有許多小凹地分散的場所，採食一小時內牧草與雪的攝取次數比例為牧草九三·三%，雪六·七%。

駱駝的步行推定速度(時速)在移動時為四至四·五公里,在夏季牧地(*Allium polyrrhizum*, *Stipa gobica*, *Cleistogenes squarrosa*, *Anabasis brevifolia*等植物佔有優勢的土地上)採食時,其速度最低為〇·二九公里,最快為二·七公里,平均一·二八誤差〇·九二公里。

駱駝採食牧草的動作可分為兩個階段。首先,他們會將牧草分數回咬碎以後放入嘴巴,然後抬起頭輕輕咀嚼後吞下喉嚨。這和其他家畜把牧草咬碎,吞入喉嚨的動作一次做完是很不一樣的。在上述的夏季牧地裡,駱駝每次咬碎及吞下牧草的平均時間分別為九·四誤差三·五秒(咬碎),七·〇誤差三·一秒(吞下)。在冬季 *Stipa gobica* 佔優勢而其他牧草枯萎的牧地裡,咬碎這動作的平均時間是一八·二誤差七·九秒,吞下這個動作佔的平均時間是一〇·四誤差三·二秒,皆比夏季的動作時間要長。這是因為兩季牧地植物生長密度不同,及與牧草內水分含量的差異有關。若是在冬季有雪的情況下,分別是咬碎的動作要花二四·二誤差四·九秒及吞下的動作要花一〇誤差一·二秒,耗時更多。

母駱駝與仔駱駝在夜晚是待在一起的,早上再一起到宿營基地的水井旁集合。飲用過井水後,母子駱駝便在七點五十分分別被趕往預定的牧地,母駱駝會自動走到牧地,八點起開採食,九點三〇分飲用地面的積水,然後再繼續採食。過了十三點再度喝起積水,然後開始休息。十四點起開始再度採食,過了十五點後往蓄水池移動,飲水後一直休息至十六點二〇分。之後母駱駝便邊採食邊往宿營基地方向移動,十七點時到達了仔駱駝的營地,在基周圍行動的仔駱駝大約十六點三〇分左右便被牧人拴起來了,以等候母駱駝回營。十七點半時有一六頭的母駱駝開始搾

乳,這比平時已晚了一個小時,搾乳在一九分鐘之內便結束了。搾乳後母子駱駝分別被趕往不同的牧地,母駱駝約走一〇分鐘並從十八點到廿一點五〇分進行採食。然後又被牧人趕往宿營基地,廿二點一三分開始搾乳,搾乳完後便讓母子駱駝待在一起,渡過夜晚。

## 二、山羊、綿羊群的夜間行動

山羊、綿羊是在白天放牧,日落時便回到宿營基地,他們除了嚴寒期以外,都是聚集在由石牆圍成的家畜圍場(譯音:荷落)周圍休息、反芻、睡覺。

圖一〇顯示了山、綿羊夜間的行動流程,其對象是表三四,一中案例③的羊群。此羊群在十月六日的白天在自由式放牧下走了十三公里,十七點二〇分到達休息場,圖一〇顯示牠們在二〇點到翌日九點之間的行動狀況。而調查是以在山羊二三〇頭,綿羊一三五頭中挑出離觀察者帳篷最近山羊一五頭、綿羊一〇頭為對象,以二〇分鐘為間隔的追蹤調查法,所做成的結果。

開始調查時,山、綿羊群以側臥或站立姿勢休息,在二〇點半左右約有八〇%進入了睡眠狀態,少數的在休息或反芻。廿二點半到零點半為止,正在反芻的個體佔了六〇至八〇%,到六點左右在睡眠的個體超過了半數,這段時間佔睡眠的七〇%,剩下的個體繼續反芻。從零點半到三點左右家畜的鼾聲最大,六點以後有反芻的隻數不斷地增加,九點到達了九〇%。

白天的放牧中,有約三七〇頭的山、綿羊群會在十三點二〇分後的四十五分鐘內與十八點三〇分後的五〇分鐘內進行反芻,共計九十五分鐘。這九十五分鐘所進行的反芻動作,可以補足夜間長時間反芻動作的不足。(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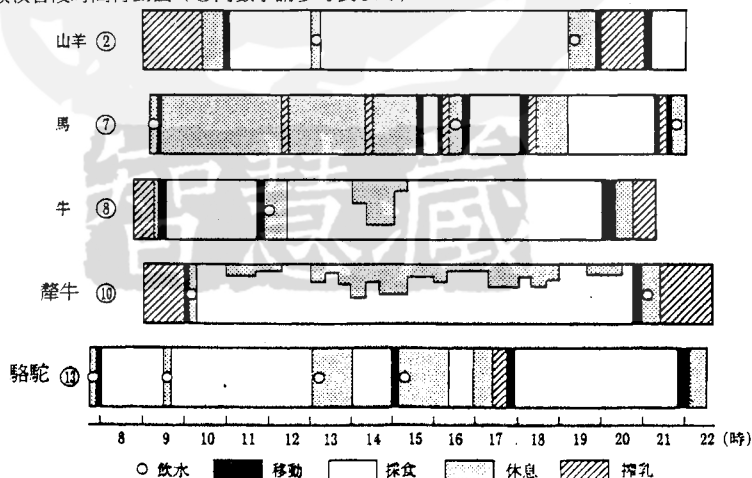
表 34-1

| 家畜   | 調查時期<br>(案例) | 調查時間        | 行動別時間 (分) |     |    |         |     | 飲水<br>回数 | 步行距離<br>(m) | 監視<br>狀況 |
|------|--------------|-------------|-----------|-----|----|---------|-----|----------|-------------|----------|
|      |              |             | 採食        | 休息  | 移動 | 擠乳      | 計   |          |             |          |
| 山羊·羊 | ① 7月28日      | 7:45~22:15  | 539       | 147 | 25 | 159 (2) | 870 | 1        | 14,230      | 放任       |
|      | ② 8月7日       | 8:55~22:00  | 520       | 70  | 25 | 170 (2) | 785 | 1        | 6,460       | 常時       |
|      | ③ 10月6日      | 9:55~19:20  | 400       | 95  | 80 | 0       | 565 | 1        | 13,270      | 放任       |
|      | ④ 11月18日     | 10:00~17:20 | 400       | 0   | 40 | 0       | 440 | 0        | 9,000       | 常時       |
|      | ⑤ 12月30日     | 11:00~17:30 | 390       | 0   | 0  | 0       | 390 | 0        | 5,680       | 常時       |
|      | ⑥ 1月19日      | 9:50~18:00  | 410       | 70  | 10 | 0       | 490 | 1        | 6,080       | 常時       |
| 馬    | ⑦ 8月27日      | 9:10~22:00  | 236       | 458 | 34 | 42 (5)  | 770 | 3        | 3,800       | 隨時       |
| 牛    | ⑧ 8月23日      | 8:45~21:20  | 545       | 95  | 51 | 61 (2)  | 752 | 1        | 8,040       | 放任       |
|      | ⑨ 11月30日     | 9:05~18:10  | 410       | 40  | 80 | 15 (1)  | 545 | 1        | 4,630       | 隨時       |
| 犏牛   | ⑩ 8月3日       | 9:00~22:40  | 504       | 186 | 8  | 122 (2) | 820 | 2        | 1,910       | 放任       |
|      | ⑪ 10月26日     | 8:50~18:00  | 435       | 50  | 15 | 50 (1)  | 550 | 0        | 6,160       | 放任       |
| 駱駝   | ⑫ 8月14日      | 7:10~21:30  | 588       | 222 | 50 | 0       | 860 | 2        | 18,480      | 隨時       |
|      | ⑬ 8月15日      | 7:40~22:35  | 621       | 187 | 46 | 41 (2)  | 895 | 4        | 15,637      | 隨時       |
|      | ⑭ 12月1日      | 9:30~18:00  | 405       | 81  | 24 | 0       | 510 | 0        | 2,550       | 隨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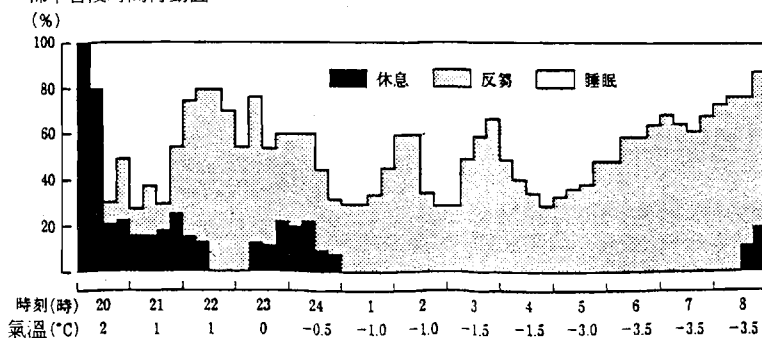
表 34-2

| 調查時期<br>(案例) | 標高<br>(m)   | 地形      | 現存量<br>(g/t m <sup>2</sup> ) | 天候  | 氣溫 (°C) | 日出時刻 | 日沒時刻  |
|--------------|-------------|---------|------------------------------|-----|---------|------|-------|
| ①            | 2,020~2,120 | 山岳斜面    | 51.7 (18.1)                  | 快晴  | 11~20   | 7:50 | 21:35 |
| ②            | 2,780~2,820 | 山岳斜面    | 79 (26)                      | 快晴  | 9~12    | 8:35 | 20:59 |
| ③            | 1,500~1,640 | 波狀台地    | 11.2 (9.4)                   | 快晴  | 8~15    | 7:46 | 18:35 |
| ④            | 1,500~1,550 | 波狀台地    | 3 (2.9)                      | 吹雪  | -13~-6  | 8:53 | 17:15 |
| ⑤            | 1,650~1,800 | 山岳斜面 台地 | 8.9 (8.5)                    | 快晴  | -10~-7  | 9:58 | 16:26 |
| ⑥            | 1,900~2,020 | 山岳斜面    | 10 (9.7)                     | 快晴  | -10~-8  | 9:10 | 16:30 |
| ⑦            | 2,050~2,150 | 波狀台地    | 74.8 (28)                    | 薄晴  | 9~24    | 7:57 | 20:44 |
| ⑧            | 2,100~2,140 | 波狀台地    | 51.5 (21.8)                  | 快晴  | 8~19    | 7:54 | 21:10 |
| ⑨            | 1,800~1,900 | 山岳斜面    | 15 (14.5)                    | 快晴  | -4~0    | 9:55 | 17:16 |
| ⑩            | 2,780~2,900 | 山岳斜面    | 79 (26)                      | 快晴  | 10~14   | 8:35 | 21:45 |
| ⑪            | 1,650~1,750 | 山岳斜面    | 10 (9.7)                     | 曇天陰 | -7~0    | 8:30 | 17:50 |
| ⑫            | 1,300       | 平原      | 60 (22.4)                    | 快晴  | 15~25   | 7:24 | 21:21 |
| ⑬            | 1,300       | 平原      | 58 (23)                      | 快晴  | 12~24   | 7:24 | 21:21 |
| ⑭            | 1,800~1,900 | 山岳斜面    | 14.8 (14.5)                  | 快晴  | -3~1    | 9:55 | 17:16 |

圖九 白天家畜放牧各段時間行動圖 (○內數字請參考表 34-1)



圖十 夜間山羊、綿羊各段時間行動圖



## 伍昆明教授與邊政協會座談會

一、時間：八十九年六月十九日（週一）下午二時

二、地點：台北市青田街蒙藏文化中心

三、主題：（一）兩岸藏學研究交流合作，（二）大陸西部大開發

四、出席者：中國邊政協會理監事、台灣藏學者

| 姓名  | 服務單位                 | 現職        | 備註  |
|-----|----------------------|-----------|-----|
| 毛繼增 | 中央民族大學               | 研究員       |     |
| 陳得芝 | 南京大學                 | 教授        |     |
| 翁福祥 | 滿族協會、邊政協會            | 副理事長、常務監事 | 滿族  |
| 多長有 | 蒙古文化協會、邊政協會          | 理事長、常務理事  | 蒙古族 |
| 廣定遠 | 滿族協會、邊政協會            | 常務理事、常務理事 | 滿族  |
| 蕭金松 | 政治大學民族系、邊政協會、佛光佛學研究所 | 教授、理事、所長  |     |
| 劉學鈺 | 文化大學政研所副教授           | 副教授       |     |
| 黃維憲 | 邊政協會、政大社會系           | 主編        |     |
| 胡進杉 | 國立故宮博物院              | 理事、副教授    |     |
| 馮明珠 | 國立故宮博物院              | 編纂        |     |
| 張華克 | 邊政協會                 | 研究員       |     |
| 伍昆明 | 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           | 副秘書長      |     |
| 藍美華 | 政大民族系                | 研究員       |     |
| 關紹蒞 | 邊政協會                 | 副教授       |     |
| 馬含英 | 國民大會、邊政協會            | 理事        |     |
| 林恩顯 | 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 前代表、監事    | 回族  |
| 呂秋文 |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所            | 教授        |     |
| 馬普東 | 邊政協會                 | 代理事長      |     |
|     | 邊政協會                 | 所長        |     |
|     | 秘書長                  | 理長        |     |
|     |                      | 秘書長       |     |

五、主持人：林恩顯

六、引言人：伍昆明、劉學鈺、蕭金松

七、主席致詞：伍教授、劉主編、各位來賓、各位中國邊政協會的理監事、各位先進大家午安。這一次大陸著名藏學學者伍昆明教授應本會之邀來台參觀訪問，所以我們舉辦了這一個座談會。本來會長阿不都拉理事長是要來主持會談的，但因不巧出國無法趕回，故由本人代理主持，在此除了熱烈歡迎伍教授蒞臨外，對於各位來賓的熱情撥冗參與，表達由衷的感激。此次與會的都是兩岸的藏學及民族學專家，所學博大精深，因此討論起來，精彩可期。今天我們想要探討的主題有二，一是兩岸藏學的研究交流合作事宜，二是如何開發大陸西部，等一下由劉主編、蕭教授擔任引言，先報告一下台灣藏學研究的情形，讓伍教授在演講之餘，也對台灣的研究進展，能有一個概括的了解。另外有二位來賓是要特別介紹的，那就是中央民族大學的毛繼增研究員和南京大學的陳得芝教授，他們兩位都是由蒙藏委員會禮聘來台擔任客座教授的學者，現在正在政治大學民族系所講學，地位十分崇高，他們能來與會，讓本會感到十分榮幸。現在我們正式開會，請各位儘量發言，達成交流的目的。

八、座談發言：

劉學鈺：中國開發西北有其迫切的原因，也可以說是說以後命脈之所繫，不得不為。首先是北方沙漠化的問題，西北地區缺水，沙漠逐年擴張，一千三百年前的陽關，所謂「西出陽關無故人」，

現在陽關早已埋在沙漠中，不見往日榮景。因此中共在香港文匯報上宣佈，要興修小型水庫十九座，大型水庫三座，引南水北上，解決西北地區缺水的問題。其次是東南沿海人口過多的問題，也可藉開發西北，疏散人口，讓人力資源充分運用。所以說以後中國大陸是否能繼續繁榮進步，得相當依靠西北開發的成果，並非誇張之詞。兩岸間應放開意識形態的心結，就開發西北展開企作，將台灣多餘的營建人才、機具、資金投入西北開發工作，造成雙贏的局面，兩蒙其利。屆時由於兩岸之間人員往來頻繁，通信需求增加，「三通」也將是水到渠成的事情，許多阻礙也就自然化解了。

蕭金松：早年台灣的藏學研究以政大邊政系為大本營。隨著時光轉移，人員流動，現在中正大學歷史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故宮博物院、師大國文研究所、中華佛學研究所、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許多藏傳佛教研究單位等，都對藏語、藏史、藏傳佛教教義、藝術方面，展開了普遍而深入的研究，雖然這些研究的規模較小，無法與大陸相比，但在台灣藏傳佛教的信徒逐年增加，投入探討藏傳佛教教義的人員也相對較多，所以研究的成果可說方興未艾，前景可期，也算是台灣藏學研究的一些長處。

伍昆明：謝謝中國邊政協會給我這個機會，到台灣來與各位朋友們會面。關於大陸的藏學研究，現在有一個特點，就是投入研究的單位愈來愈多，藏族參與學術工作的人員也愈來愈多。除了北京以外，四川、青海、西藏都有許多研究院、學校在從事藏學研究，其中比較特別的是一個叫甘珠爾大藏經教勘局

的單位，設立在成都，人員、車輛、經費都很充裕，是大陸上重視藏學研究的樣版。由於研究的單位與人員投入的相當多，所以研究的範圍也就不再局限於以往的歷史、政治、語言、音樂、繪畫等方面，現在有的單位更增加了藏醫、藏藥、唐卡、岩畫等科目，內容更豐富，分工也更精細了，當然，對於國際反華與藏獨勢力的結盟，各研究單位也不能坐視不管，有的單位也為繁榮藏區、安定藏地投入了心力，當成了一個新的課題來研究。

對於西部大開發，大陸上的藏學研究單位都十分重視，認為是一體兩面，所以四、五月間一連串的開了不少的研討會，說明、探討如何結合藏學與西部開發這兩個題目，獲得了不少的成果，也頗受上級領導的好評。

西部大開發其實也包含中部地區，所以也有人稱為中西部大開發。西部主要是指新疆、甘肅、寧夏、青海、陝西、西藏、雲南、貴州、四川、廣西、重慶等省份地區。這些地區佔全國面積約百分之五十六，發展上相對比較落後，是值得開發的地區，西部大開發的決策是今年三月間在人民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出的，接著中央就成立了「西部大開發領導小組」、「西部大開發辦公室」兩個領導單位，展開了具體的行動。現在有關方面正在重慶籌備「中國西部大開發國際研討會」，要聽取國內外各界的意見，並據以執行。由此可知，大陸上對西部開發的意志是很堅定的，而且對外開放，有更多的優惠措施，估計已吸引了廿多個國家與地區的商家參與。

陳得芝：據我所知，西部大開發的範圍還包含內蒙古、這是伍教授剛

才所沒有提到的。另外我所在的江蘇省有一所常州市西藏中學，相當有名。最近江蘇省各界支援西部大開發，募集了五百萬人民幣，來改進西藏中學的教學設備，希望對西部開發貢獻一些心力。

毛繼增：西部大開發主要是爲了解決東西之間貧富懸殊的問題。像新疆的西瓜，又脆又甜，一公斤只能賣二毛錢人民幣，合台幣八毛，爲什麼價格那麼賤？是由於交通不便的緣故，再好的西瓜運不出新疆，價格就高不起來，當地人民的收入就無法提高。當然開發西部所要注意的問題不只交通方面，其他如教育、財政、產銷流通等問題都很重要，也都需要齊頭並進解決才能讓西部逐步富起來。

多長有：西部大開發很明顯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實業計畫中的一部份，國父受到兩岸的尊敬，他所擬出的計畫現在逐步獲得實現，這是我們感到欣慰的大事。

藍美華：我覺得開發大西部除了改善西部的經濟條件外，應該還有減少分離思想的作用，像疆獨、藏獨都是西部的老問題，藉著開發西部，生活改善了，西部的獨立思想就不容易立足，這也是我們了解西部開發過程中所不能忽視的現象。

馮明珠：去年八月我到西安、西寧、玉樹等地開會、考察，發現沿途都在開路，當時我並不知道西部有大開發的戰略，只是感到好奇，似乎路開得太多了些。後來從開路的現場，我看到許多破壞生態的景象。當地人告訴我，路開到那裡，那裡就有沙化的現象，我仔細一看，果然如此。因爲草原上的草與土壤，都有保持水土的功能，可是開路時卻須要先除草，再除

土，當下層的沙土露出後，才能打地基，鋪上級配石子。然而開路不是一季就能完成的，當冬季來臨時，工程人員無法施工，這時裸露的地基就成了沙化的基礎，將沿途的好草、好土都層層剝去，於是路開到那裡，沙漠就跟到那裡，這是我們感到痛心的地方，我衷心的希望，開發的同時，要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否則動作不妨放慢，以免一發不可收拾。

胡進杉：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眾多，民族文化特色固然不少，但是對工作態度，常感到有許多地方不合現代化的要求，類似的問題在開發西部時必然會遇到，如何協調兩者的差異，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黃維憲：少數民族最珍貴的資產就是民族文化，有人稱之爲文化產業。如何在市場經濟、現代化的腳步中，找到文化產業的賣點，讓東、西部交流時找到一個平衡點，是我們人類學、社會學、民族學學者責無旁貸的任務。

廣定遠：這幾年我常回新疆，發現中共在西部開發上的投資是早已開始了。以往新疆沒有高速公路，現在有了，許多土路改成了柏油路，鐵路也貫通了全疆，中共在開發新疆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最近我常帶中小企業的主持人到新疆參訪，他們看了以後對新疆的投資環境也表示肯定。

林恩顯：今天的座談會，非常感謝三位大陸學者的參與，也對各位本地的學者專家能提出許多高見，表示敬佩。現在雨也停了，我們座談會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

九、散會。

（本文由張華克整理記錄）

## 蒙古征伐西夏將帥人物稽考

余軍

### 摘要

本文自舊史紀傳中，稽考出蒙古前後參與征伐西夏的將帥人物計有五十二人，其成份構成爲：以成吉思汗爲首的黃金家族四人，同欽班朱尼水者八人，契丹人（遼遺族）四人，唐兀人（黨項族）六人，金國人（女真族）三人，回回四人，漢族六人，朔漠西域各族十七人。就他們的族屬、個人秉性特點、職官、事跡等內容進行了鋪陳述略。

關鍵詞：蒙古 將帥人物 征伐 西夏

蒙古打西夏，前合用了二十二年。其間，在關於蒙古與西夏關係、蒙古用兵西夏的戰略意義、蒙古征夏的戰術策略、蒙古伐夏的軍事地理、蒙夏戰爭中的戰爭進程及特點等諸方面，治史者從不同側面給予了詮釋與探討。本文僅就蒙古征討西夏戰爭過程中蒙方之將帥人物及其族屬（籍貫）、個人秉性特點、職官、征伐或從征西夏事略等，在舊史紀傳中，鉤稽疏理，略作鋪陳。

### 一、成吉思汗及其子

成吉思汗（名「帖木真」，亦作「鐵木真」、「特穆津」、「忒沒真」，孛兒只斤乞顏惕氏）是蒙古征伐西夏的最高統帥。攻伐西夏，是其宏圖偉略、征服世界過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成吉思汗一生向外擴張，以征西夏始，亦以征西夏終。史云：「帝

深沈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1)。中外史籍明確記載成吉思汗於公元一二〇五年、一二〇七年、一二〇九年、一二二五年及一二二六年四次親征西夏：

《元史》分別記有：「歲乙丑（公元一二〇五年），帝征西夏」；「二年丁卯（公元一二〇七年）秋，再征西夏，…三年戊辰（公元一二〇八年）春，帝至自西夏」；「四年己巳（公元一二〇九年）春，…帝入河西」；「二十一年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春正月，帝以西夏納仇人亦臘喝翔昆及不遣質子，自將伐之」(2)《史集》分別記爲：在牛年（始自伊斯蘭教歷六〇一年六月）（公元一二〇五年），「成吉思汗出征又名唐兀惕的河西國」，「成吉思汗整集軍運去征討被稱做唐兀惕的合申地區」，「對該國發動了戰爭」；在兔年（始自伊斯蘭教歷六〇三年七月）（公元一二〇七年），「由於唐兀惕地區經常作亂，不納貢賦，沒有表示應有的尊敬」，「成吉思汗率領千軍萬馬出征和占領那個地區」；在馬年（始自伊斯蘭教歷六〇六年八月）（公元一二一〇年），「這一年成吉思汗在家裏過夏，秋天他再次出征唐兀惕國，去征服該國。唐兀惕君主失都儿忽將女兒嫁給了他」；在雞年（始自伊斯蘭教歷六二二年二月）（公元一二二五年），「春天，他回到幹耳朵里，再次出征復叛的唐兀惕國」，「那年秋天，他出征合申」，「成吉思汗來到唐兀惕地區，首先占領了甘州、肅州、河州和幹羅孩等城」(3)。此幾年事在《聖武親征錄》(4)、《蒙古秘史》

(4)、《蒙兀儿史記》(6)、《西夏書事》(7)、《多桑蒙古史》(8)等中外史籍中皆有詳略不等的載述。

關於成吉思汗第三次出征西夏時間，各書所載有所不同。

《西夏書事》、《多桑蒙古史》同《元史》，記在公元一二〇九年；《聖武親征錄》、《蒙兀儿史記》以及《史集》，記在公元一二一〇年《大金國志》和《蒙古秘史》，記在公元一二一一年。

王國維在其《蒙古史料四種·聖武親征錄校注》中，對此年代問題曾作過一段考證，其中有言「案此年事，拉施特書系於蛇年（按：指公元一二〇九年）」，此當他可能依據的是《史集》的另一種抄本（貝書）。在貝書中，蛇年（公元一二〇九年）記成吉思汗「再次出征唐兀惕國」之事，馬年（公元一二一〇年）記「成吉思汗要求畏兀儿國王亦都護前來朝覲」之事(9)。

成吉思汗的四個聲名顯赫的兒子（他們被稱做四「曲律」，即四傑(10)）中，有次子察合台、三子窩闊台、四子拖雷從征西夏。

察合台（又作「察阿歹」、「茶合帶」、「察帶」）參與征夏時間史載不明，僅記有「成吉思汗晚年，以右地分封諸子，察阿歹分得西遼及西回鶻故地：其甘肅等處二十四城亦征西夏有功之區也」(11)。

窩闊台（又作「幹歌歹」、「馬格德依」）。窩闊台「這個詞的意思是，上進」。他以莊嚴、聰明、能幹、善斷、謹慎、堅定、老成持重、寬宏大量和公正著稱，但愛好娛樂和飲酒」(12)。其征伐西夏事略記為「歲乙酉（公元一二二五年），成吉思定四子分地，以葉密立河之地封汗。從征西夏」(13)。

拖雷（又作「托壘」、「圖類」、「圖里」）亦於成紀二十年（公

元一二二五年）「從征西夏」。這一年春正月，成吉思汗「車駕還土兀刺河黑林舊營。自出師西域至此凡七年，於是定四子分地。以合刺豁魯木之山幹難沐漣之源與拖雷：秋，汗親征西夏，命察阿歹以本部兵留守漠北，幹歌歹拖雷從行。時汗聞西夏與金約和，且追討其不征西域不遣質子之罪也：」(14)。此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拖雷以妻莎儿合黑塔泥病痘，緩行數日，後追從之」(15)。

窩闊台、拖雷征夏，事亦見載於《史集》(16)、《多桑蒙古史》(17)等。

## 二、同欽班朱尼水者

從史料看，不清楚班朱尼是河名、是湖名、還是泉名。《聖武親征錄》作「班朱泥河」(18)；《蒙古秘史》稱為「巴泐渚納湖」(19)（或「巴勒渚納海子」）；《蒙兀儿史記》作「巴泐渚納水」(20)；《世界征服者史》中認為是「一股泉水，他們稱之為班朱尼」(21)；《元史》紀傳中多作「班朱尼河」(22)；另有作「班朱泥河」(23)、「班朮（居）（尼）河」(24)、「班（木）（朮）河」(25)、「班朮河」(26)、「班真河」(27)、「辨屯河」(28)、「班真海子」(29)、「黑河」(30)等；此外，散見於碑、文集中還有作「班朮納河」、「班朮納海」、「班竹兀那黑河」等等。總之，這是個發生於公元一二〇三年重大政治事件的歷史名地。本紀中僅云：「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眾」(31)。其他有關傳記中寫得也很簡單，唯在札儿火者傳中寫的比較多：「太祖與克烈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為備，眾

軍大潰。太祖遽引去，從行者僅十九人，札儿與焉。至班朱尼河，餼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儿射之，殪。遂剝革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論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sup>(32)</sup>。後來，「同飲班朱尼河水」作爲成吉思汗艱苦創業的佳話載入史冊。共飲班朱尼河水者，亦都成了著名的功臣。其中，參與征伐西夏者有：

李禿（又作「不禿」、「不圖」、「不徒」、「奔忒」、「撥都附馬」）。亦乞列思氏，善騎射。父捏群。歲癸亥（公元一二〇三年），成吉思與王罕戰於合剌合勒只惕沙陀後，移營巴勒渚納納兀儿上，飲水誓眾。時不禿爲豁羅剌思人擄斡思察罕所敗，道出於此，與汗遇，遂同盟。：丙寅（公元一二〇六年），大封功臣，授不禿千戶<sup>(33)</sup>。從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遼東、西，以功封冠懿二州。從征西夏，病薨。贈推忠宣力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附馬都尉、上柱國，進封昌王，諡忠武<sup>(34)</sup>。

鎮海。客列亦惕氏（《元史》作「怯烈台氏」）。「本王罕部族。：巴勒渚納之盟，鎮海與焉。有勇略，善騎射。：鎮海信仰景教，通畏兀文字。：有人倫之鑑，強在軍旅，常識拔賢才。：」<sup>(35)</sup>。「從攻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溫、契丹、女真、河西諸國，所俘生口萬計，悉以上獻，賜御用服器白金等物。：壬申（公元一二一二年）：拜中書右丞相。：定宗即位，以鎮海爲先朝舊臣，仍拜中書右丞相。薨，年八十四」<sup>(36)</sup>。

速不台（又作「雪不台」、「速別額台」）。亦札儿赤兀歹兀良孩氏<sup>(37)</sup>。（《元史》作「蒙古兀良合（罕）氏」）。「驍勇善騎射。太祖在班朱尼河時：忽魯渾與速不台繼至。：」「帝欲征

河西，以速不台比年在外，恐父母思之，遣令歸省」。速不台對曰：「君勞臣佚，情所未安」，願從西征。「帝壯而聽之」。「帝命度大磧以往。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攻下撒里畏吾、特（勒）（勤）、赤閃等部，及德順、鎮戎、蘭、會、洮、河諸州，得牝馬五千匹，悉獻於朝。：戊申（公元一二四八年）卒，年七十三。贈效忠宣力佐命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封河南王，諡忠定」<sup>(38)</sup>。

阿朮魯（又作「阿只乃」、「阿察儿」）。蒙古斡羅納台氏。懷都祖父。「宿衛成吉思，：同欽巴勒渚納水。從平漠北諸部族。丙寅（公元一二〇六年），論開國功，封左手千戶。：歲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從征西夏」<sup>(39)</sup>。「復命總兵征西夏，與敵兵大戰於合剌合察兒（按：即中興府）之地。西夏勢蹙，其主懼，乞降，執之以獻，太宗殺之，賜以所籍貲產。：其後告老」<sup>(40)</sup>。

紹古儿。蔑儿乞氏<sup>(41)</sup>（《元史》作「麥里吉台氏」）。「事太祖，命同飲班朱尼河之水，扈從親征。已而從破信安，略地河西，賜金虎符，授洛磁等路都達魯花赤。：：歲辛亥（公元一二五一年）卒」<sup>(42)</sup>。

雪里堅那顏（又作「失魯孩那顏」）。沼兀列亦惕氏。（《元史》作「徹兀台氏」）。麥里祖。「始從成吉思與王罕戰於合剌合勒只沙陀。軍退後，同飲巴勒巴納水。論開國功，策名第二十二。世襲右手千戶。後領本部族人，從討諸國，既平河西。遂家焉。卒」<sup>(43)</sup>。《元史》中記爲：「征討諸國，卒於河西」<sup>(44)</sup>。

薛赤兀儿（又作「薛潮兀儿」、「失乞儿」、「失丘儿」）。豁羅剌思氏。「早從成吉思充巴兀儿臣。答蘭巴勒渚納之戰，帥其族人，與阿答儿斤人禿別干、客列亦惕人合爲第三翼。斡難河

上之宴，薛赤兀儿掌馬渾（渾，乳汁），成吉思族人薛扯別乞之適母以所進渾色不清，疑爲輕己，怒而掌其頰，致起紛爭。事具本紀。策名功臣第七十七。世襲千戶。晚年，從征西夏，奉命與曷思麥里同爲御位下必闡赤」(45)。

耶律阿海。遼之故族。「阿海天資雄毅，勇略過人，尤善騎射，通諸國語：太祖與宗親大臣同休戚者，飲辨屯河水爲盟，阿海兄弟皆預焉：癸亥（公元一二〇三年）冬，進攻西夏諸國，累有功：甲戌（公元一二一四年），金人走汴，阿海以功拜太師，行中書省事：以疾薨於位，年七十三。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追封忠武公」(46)。

關於耶律阿海，《元史》又載：「六年辛未（公元一二一一年）：冬十月，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還。耶律阿海降，入見帝於行在所：」(47)。屠寄就此引《元史》中《按竺迺傳》及《耶律禿花傳》等考證以爲，阿海同飲班朱尼河水，「其降在癸亥（公元一二〇三年）以前，此云辛未十月來降，誤也」；「紀稱耶律阿海降，非阿海自降，阿海率曷金來降也」。故其酌改史文，在《蒙兀儿史記》正文中記作：「耶律阿海襲金云內群牧監。冬十月，以其使雍古曷公驅牧馬來降，謁汗行在所」(48)。

關於上引舊傳載耶律阿海於「癸亥（公元一二〇三年）冬，進攻西夏諸國」事，屠寄考證後認爲：「阿海之攻西夏，蓋追你勒合也」。其在《蒙兀儿史記》之正文中記爲：「歲癸亥（公元一二〇三年）：是年冬，王罕敗死。其子你勒合桑昆，亡走西夏邊亦集乃之地。阿海追之，不及而還」(49)。

### 三、契丹人（遼遺族）

參與從征西夏的這部分人有：

移刺捏儿（亦作「耶律捏儿」）。契丹人。「幼有大志，膂力過人，沈毅多謀略」(50)「自以遼後，義不仕金。聞成吉思舉兵，私謂所親曰：『爲國復仇，此其時矣。』遂帥其黨百余人來降。：成吉思召見與語，奇之，謂得一，賽因必闡赤，問生何地，以霸州對，因號爲霸州元帥。歲乙亥（公元一二一五年），拜兵馬都元帥：第功，進龍虎衛上將軍、兵馬都提控元帥：壬午（公元一二二二年），從圍鳳翔：遷興中府軍民都答魯合臣兼府尹，依前兵馬都提元帥。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從成吉思征河西，取甘、合、辛、蛇等州：戊子（公元一二二八年），得疾歸高州。卒。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興國公，諡武毅」(51)。

完顏拿住。契丹人。完顏石柱父。「歸成吉思，從征西域、河西。又從幹歌歹汗下同州鳳翔，以勇戰。賜號拔都，佩銀符，爲同州管民長官。改賜金符，兼征行千戶，總管拔都軍」(52)。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下筆爲文，若宿構者」(53)。「成吉思克燕，求遼宗室，得楚材，召見行在。楚材身長八尺，修髯過腹，聲如洪鐘。汗偉之：置左右以備咨訪，常爲，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蒙兀語長髯人也。己卯（公元一二一九年），從駕征西域：乙酉（公元一二二五年），扈駕歸和林，又從征西夏。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冬，大軍下靈州，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數篋，大黃兩駄。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黃輒癒，

所活以萬數：甲辰（公元一二四四年）夏五月十四日，薨於位，年五十有五；至順元年（公元一三三〇），贈經國議制寅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懿寧王，諡文正」<sup>(54)</sup>。

姚里氏（奚五部<sup>(55)</sup>。一曰遙里即姚里異文）。契丹人耶律留哥妻。「庚辰（公元一二二〇年），留哥卒，年五十六。妻姚里氏入奏，會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眾者七年」。乙酉（公元一二二五年），成吉思汗車駕東還，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親征西夏。姚里氏聞之，「攜次子善哥、鐵哥、永安及從子塔塔兒，孫收國奴，見帝於河西阿里湫城<sup>(56)</sup>。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帝嘆其賢，給驛騎四十，從征河西，賜河西俘人九口、馬九匹、白金九錠，幣器皆以九計」<sup>(57)</sup>。蓋蒙古人視九數為吉也<sup>(58)</sup>。

#### 四、唐兀人（党項族）

西夏又別稱有「唐兀惕」、「河西」、「合申」等名。本為西夏人而參與征西夏者有：

察罕（又作「逸的察罕」）。「初名益德，唐兀烏密氏。父曲也怯律，為夏臣：察罕武勇過人，幼牧羊於野：太祖出獵：乃擊以歸：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宮人弘吉刺氏：從攻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城中，察罕射書招之，且求見其弟時弟年十三，命登城於高處見之。且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綽等三十六人合謀，殺曲也怯律父子，並殺使者，併力拒守。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罪三十六人。進攻靈州，夏人以十萬眾赴援，帝親與戰，大敗之。還次六盤，夏主堅守中

興，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眾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擒夏主殺之，復議屠中興，察罕力諫止之，馳入，安集遺民：太宗即位，從略河南：戊戌（公元一二三八年），授馬步軍都元帥：憲宗即位：以都元帥兼領尙書省事：乙卯（公元一二五五年）卒。贈推忠開濟翊運功臣、開付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王，諡武宣」<sup>(59)</sup>。

昔里鈴部（又名「益立山」）。「唐兀人，昔里氏。鈴部亦云甘卜，音相近而互用也」<sup>(60)</sup>有認為「唐兀氏」即党項，舉立沙（昔里鈴部兄）即党項族人<sup>(61)</sup>；亦有考其為沙陀族<sup>(62)</sup>。「其先以沙陀部長歸唐。唐末，子孫散落隴氏。遠祖仲，與伯兄避地五台山谷，復以世故徙沙州，遂為河西人：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春，蒙兀軍圍肅州（守者乃鈴部之兄，懼城破害及其家，先以為請），其兄射書城外約降，事覺，為同城將異謀者所殺，全家遇害。其年冬，師次敦煌。鈴部遂帥其屬自拔來歸：丁亥（公元一二二七年）夏，成吉思避暑六盤，夏主李睨請降。河西諸城悉下，獨沙州特遠拒守。汗命馬官忽都鐵木儿偕鈴部往招諭之。州將僞降：命偕它將還攻沙，期必破而屠之。鈴部泣請曰：「彼逆命者，守將一二人耳，民何辜？必盡屠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賤族咸在，乞賜矜全。」汗以成命毋改，唯聽鈴部於城破後，求其親族家人於死所。比城破，由鈴得免者百有六戶，歸其田業」。「丙午（公元一二四六年），定宗即位，進秩大名路達魯花赤：己未（公元一二五九年）：以疾輿歸，卒於家，年六十九」。「返葬肅州」<sup>(63)</sup>。

關於「城破，由鈴部得免者百有六戶」發生於何城事，《元史》本傳中記在肅州；《蒙兀儿史記》本傳中記在沙州。兩書所

載有異。參《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花赤世襲之碑》及史載鈐部卒後「返葬肅州」，其應是發生在肅州之事爲是。

也蒲甘卜（又作「野蒲甘卜」）。唐兀氏。昂吉儿父。「歲辛巳（公元一二二一年），率眾歸太祖（屠寄認爲「歸太祖時成吉思在西域，甘卜蓋降於木合黎」），隸蒙古軍籍。奉旨同所管河西人（以甘卜爲唐兀禿魯花軍千戶主之），從木華黎出征，以疾卒」<sup>(64)</sup>。

火奪都（名義福慶。有異文可作忽都禿）。西夏人。拜延父。「以質子從太祖征河西，太祖立質子軍，號禿魯花，遂以火奪都爲禿魯花軍百戶」<sup>(65)</sup>。

幹扎實（又作「幹札實」）。西夏寧州人。幹道冲子，朵儿赤父。「世掌其國史。守西涼。成吉思晚年征西夏，幹扎實以城降」<sup>(66)</sup>。「太祖有旨副撒都忽爲中興路管民官。國兵西征，運餉不絕，無毫髮私，時號曰滿朝清。世祖即位，幹扎實寢疾卒」<sup>(67)</sup>。

小丑，朵羅台祖。唐兀氏。「太祖既定西夏，括諸色人匠，小丑以業弓進，賜名怯延兀蘭，命爲怯憐口行營弓匠百戶，徙居和林，卒」<sup>(68)</sup>。

## 五、金國人（女真族）

參與從征西夏者有：

粘合重山。金源貴族，女真人。一名鈞。「金末爲子於蒙兀，見本國將亡，遂委心事成吉思，直宿衛，充必闐赤，賜馬四百匹爲家貲。重山既掌文書，亦事戰陣。成吉思晚年親征西夏，重山從圍西涼，執大旗督戰，手中流矢，不動；幹斂歹汗立，耶律楚

材荐爲中書右丞相，尋改左丞相；戊戌（公元一二三八年），又同都元帥察罕略地淮東；師還，卒於道。追贈太尉，封魏國公，諡忠武」<sup>(69)</sup>。

楊傑只哥，燕京寶坻人。「家世業農。傑只哥少有勇略，太祖略地燕、趙，率族屬降附。從攻遼左，及從元帥阿朮魯定西夏諸部，有功。（屠寄認爲此爲「丁亥年（公元一二二七年）事」）。己丑（公元一二二九年），睿宗賜以金幣，命從阿朮魯攻信安；辛卯（公元一二三一年），大名守蘇椿叛，討獲之；乙未（公元一二三五年），太宗特賜傑只哥種田民戶租賦。丁酉（公元一二三七年），從阿朮魯攻歸德；拔之；己亥（公元一二三九年），宋兵至，已登歸德城，傑只哥率眾拒戰，敗之。率舟師追擊，轉戰中流，溺死，年四十」<sup>(70)</sup>。

薛塔刺海。「燕人也，剛勇有志。歲甲戌（公元一二一四年），太祖引兵至北口，塔刺海帥所部三百人來歸，帝命佩金符，爲砲水手元帥，屢有功，進金紫光祿大夫，佩虎符，爲砲水手軍民諸色人匠都元帥，便宜行事。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儿、康里、乃蠻、阿魯虎、忽纏、帖里麻、賽蘭諸國，俱以砲立功；（太宗）五年（公元一二三三年），破南京及唐、鄧、鈞、許諸州，取鄆陵、扶溝。四月卒」<sup>(71)</sup>。

關於薛塔刺海「從征回回、河西、欽察、畏吾儿、康里、乃蠻、阿魯虎、忽纏、帖里麻、賽蘭諸國」，屠寄認爲此句「顛倒不可究詰」，且指出有七處錯誤：「按回回，《元史》爲凡奉阿薩蘭教之國通稱，亦稱西域。河西，即西夏。太祖之征西夏前後凡五役，其四在征西域前，其一在征西域後。舊傳以征河西界於征回回、欽察之間，誤一也；欽察之役在平西遼及花剌子模之後，

舊傳次征欽察於河西、乃蠻之間，誤二也；畏兀兒降附在己巳歲，並未用兵征討，舊傳征畏兀兒介於欽察、康里之間，誤三也；康里之平，在者別速別額台平欽察之後，舊傳乃載於征乃蠻前，誤四也；所謂乃蠻，殆指古出魯克，其破滅在征西域前，舊傳乃次於征康里後，誤五也；阿魯虎爲阿魯渾異文，係阿薩蘭教長之稱，非國名。忽纏即忽壇，帖里麻即忒百迷，賽蘭亦作塞蘭，皆花刺子模屬城之名，而云諸國，誤六也；且賽蘭在錫爾河流域，帖里麻在阿梅河或，必先征賽蘭後征帖里麻，舊傳敘征賽蘭於帖里麻之後，誤七也<sup>(72)</sup>。

## 六、回回

蒙古統一後，南攻與西征交替進行。在整個征服戰爭中，回回人立下了汗馬功勞。成吉思汗西征結束後，大批回回將領又追隨成吉思汗攻滅西夏。舊史紀傳中記有從征攻西夏事者有：

鐵邁赤。合魯氏<sup>(73)</sup>。虎都鐵木祿父。自幼入質。「善騎射，初事忽蘭皇后帳前，嘗命爲捫馬官。從太祖定西夏；至元七年（公元一二七〇年），授蒙古諸萬戶府奧魯總管。十九年（公元一二八二年）以疾卒」<sup>(74)</sup>。

匣答兒密立。匣刺魯人（《蒙兀兒史記》作「合兒魯兀氏」）。也罕的斤祖。「歲乙卯（公元一二一九年），成吉思親征西域，師至西遼故地。匣答兒以幹思堅國合兒魯軍三千人迎降，獻馬牛羊萬計。以千戶隸四太子拖雷麾下。從渡阿梅河西，與者別顏論降呼羅珊等處城邑。師還，又從征西夏，攻臨洮，死焉」<sup>(75)</sup>。《元史》記爲「以千戶從征回回諸回，又從睿宗及折別兒論

降河西諸城，後從攻臨洮死焉」<sup>(76)</sup>。就此，屠寄認爲：「舊傳但稱河西，讀者將誤爲西夏。然甲戌（公元一二一四年）征西夏時，者別已前死。而傳以睿宗與折別兒並舉，故知爲阿梅河西」<sup>(77)</sup>。艾貌。康里氏<sup>(78)</sup>。「初從雪不台那演征欽察，攻河西城，收西關，破河南；以疾卒於軍」<sup>(79)</sup>。

曷思麥里<sup>(80)</sup>。西域谷則幹兒朵人<sup>(81)</sup>（《蒙兀兒史記》作「西遼虎思幹兒朵人」）。「初爲西遼闊兒罕（《蒙兀兒史記》作「西遼末主直魯古」）近侍，後爲谷則幹兒朵所屬可散八思哈長官。太祖西征，曷思麥里率可散等城酋長迎降，大將哲伯以聞。帝命曷思麥里從哲伯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sup>(82)</sup>。「乙酉（公元一二二五年），成吉思親征西夏。曷思麥里以所獲珍寶及七寶傘，迎觀於阿刺思不刺思行在所（屠寄按：「阿刺思之對音爲賀蘭山，《秘史》蒙文阿刺師，今譯阿拉善。不刺思，蒙兀語，泉之義）。汗顧謂群臣曰：『者別（即：哲伯）常稱曷思麥里之功，其軀幹雖小，聲聞甚大也。就以所進珍寶聽稱力自取。仍命與薛赤兀兒同爲必闐赤，曷思麥里奏言：『向所招致降人，尙留亦刺八里，願帥以從征。』許之。遂從下中興府，降夏主李睨；乙亥（公元一二三九年）六月：命曷思麥里爲札魯忽赤，歸西遼故地；蒙格汗五年（公元一二五五年）乙卯卒」<sup>(83)</sup>。

## 七、漢人

屠寄論曰：「蒙兀初入中原，自知兵力不足，定策以漢人攻漢人：攻城守土，至身死而不悔，無它，好奇喜功之一念蔽之也」<sup>(84)</sup>。其間，漢人參與攻伐西夏者有：

劉黑馬（名疑，字孟方）。濟南歷城人。劉伯林子。「驍勇有志略，年幾弱冠，隨父征伐，大小數百戰，出入行陣，略無懼色：歲壬午（公元一二二二年），襲父職，爲萬戶，佩虎符，兼都元帥。癸未（公元一二二三年），從國王木華黎攻鳳翔，不克，回屯絳州」。「明年（即公元一二二四年），從嗣國王李魯攻西夏，克銀州」<sup>(85)</sup>「歲己丑（公元一二二九年）：授金虎符：總管漢軍：癸巳（公元一二三三年），從破南京，賜繡衣、玉帶。甲午（公元一二三四年），從破蔡州，滅金：癸丑（公元一二五三年），從憲宗至六盤山。（中統）三年（公元一二六二年）：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傅，封秦國公，諡忠惠」<sup>(86)</sup>。

史天祥。燕之永清人。「幼有大志，長身駢脅，膂力絕人，性不酒，喜稼穡，好施予，性慈惠」。歲癸酉（公元一二一三年）降太祖。「甲戌（公元一二一四年），略地高州：丙子（公元一二一六年）春，覲太祖於魚兒凍，賜金符，授提控元帥：己卯（公元一二一九年），權兵馬都元帥，蒙古、漢軍、黑軍並聽節制：庚辰（公元一二二〇），至真定，（降守將武仙）：辛巳（公元一二二一年）從取綏德、鄜、坊等五十餘城：癸未（公元一二二三年）春，還軍河中，木華黎上其功，賜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總十二萬戶，鎮河中。冬，徇西夏，破賀蘭山，夜還遇敵，流失傷額，出血多，目爲之昏。甲申（公元一二二四年），歸北京，授右副北京等七路兵馬都元帥：戊午（公元一二五八年），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sup>(87)</sup>。

張拔都。昌平人。「歲辛未（公元一二二一年），太祖南征，拔都率眾來附，願爲前驅，遂留備宿衛。從近臣漢都虎西征回紇、河西諸蕃，道隴、蜀入洛，屢戰，流矢中頰不少卻。帝聞而壯之，

賜名拔都：（後）拔都請於朝，歸其政而終老焉」<sup>(88)</sup>。

張榮。清州人，後徙鄆陵。「歲辛未（公元一二二一年）」（《元史》本傳作「甲戌」（公元一二二四年）），從石抹明安降。賜虎符，授懷遠大將軍、元帥左都監：成吉思汗征西域（屠寄按：「太祖親征西域，以己卯（公元一二一九年）啓行，戊寅（公元一二一八年）先征西夏，蓋榮亦從行」。）榮領軍匠以從。庚辰（公元一二二〇年）八月，駕覽阿梅沐連（《元史》作「莫蘭河」）秋水方盛，不能涉：榮請造船：汗嘉其能，賜名兀速赤（義謂水官）。癸未（公元一二二三年）七月，升鎮國上將軍、砲水手元帥。甲申（公元一二二四年）七月，從嗣國王李魯征西夏。明年，從征關西五路，十月，攻鳳翔，砲傷右髀，賜銀五十錠，命養病云內。庚寅（公元一二三〇年）七月卒，年七十有三」<sup>(89)</sup>。

王楸。字巨川，鳳翔號縣人。「楸性倜儻」。金副統軍，守涿鹿隘。「太祖將兵南下，楸屢戰三日，兵敗見執：帝義而釋之，授都統，佩以金符：甲戌（公元一二一四年），授宣撫使，兼行尙書六部事：丙戌（公元一二一六年），從征西夏。及秦州，夏人盡撤橋樑爲備，軍阻不得前，帝問諸將，皆不知計所出。楸夜督士卒運木石，比曉，橋成，軍乃得進。戊子（公元一二一八年），奉監國公主命，領省中都：庚寅（公元一二三〇年），從征關中：壬辰（公元一二三二年），從攻汴京。癸巳（公元一二三三年），奉命持國書使宋：」（90）。「庚子（公元一二四〇年）五月，卒於覽安。宋人重贈之，遣使歸喪，葬於燕」<sup>(91)</sup>。

謝睦歡。豐州人，謝仲溫父。睦歡「以貴雄鄉曲間，大兵南下，轉客兀刺城。太祖攻西夏，過其城，睦歡與其帥迎降。從攻西京，睦歡力戰先登，連中三矢，仆城下。太宗見而憐之，命軍

校拔其矢，縛牛，剝其腸，裸而納諸牛腹中，良久乃甦。誓以死報，遇敵，必身先之，官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sup>(92)</sup>。

## 八、朔漠西域各族

蒙古西征南伐過程中的將帥人物多為朔漠西域各族，其中史籍載參與從征西夏者有：

博爾朮（又作「李幹儿出」、「博郭爾濟」）阿儿剌氏（亦作「阿魯剌惕氏」、「阿儿剌歹氏」）。「博爾朮志意沈雄，善戰知兵，事太祖潛邸，共履艱危，義均同氣，征伐四出，無往不從」。「歲丙寅（公元一二〇六年）：大封功臣，李幹儿出策名第二，授右翼千戶，兼領右翼萬戶：晚年從討西夏。車駕避暑雪山（即渾垂山，秘史稱察速山），遣將破阿沙敢不賀蘭山軍，剿絕無遺，所獲貲財賞李幹儿出及嗣國王李魯（是役在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聽其稱力自取：以老疾卒，成吉思汗痛惜之」<sup>(93)</sup>。「大德五年（公元一三〇一年），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廣平王，諡武忠」<sup>(94)</sup>。

納圖儿。速勒都思氏。赤老溫（赤剌溫）子。「納圖儿，充成吉思御位下闡赤。從伐金，數有功，後從征西夏，戰歿」<sup>(95)</sup>。

蒙古不花。佚其氏。「木合黎麾下都元帥。與吾也而同領契丹女真軍。從征遼西。平張致。別將三千騎出倒馬關，敗武仙將葛鐵槍於台州。略定河北衛懷孟。入濟南。降嚴實。攻延安。敗完顏合達。木合黎駐軍渭南，遣蒙古不花踰牛嶺徇宋鳳州，實開異曰拖雷假道之門。繼又從嗣國王李魯克西夏銀州，守其要害。在國王麾下戰功最多」<sup>(96)</sup>。

按陳（又作「阿勒赤」、「安赤」、「答儿吉」）。朔漠李思忽儿翁（弘）吉刺氏。特薛禪（德薛禪）長子。「阿勒赤帥吉刺三千騎事成吉思。丙寅年（公元一二〇六年），與弟阿忽台同封千戶。從皇弟合撒儿徇地遼左，招降契丹人耶律留哥。又從木合黎國王經略中原，為十提控之一。入陝之役，別將斷潼關道。歲丁亥（公元一二二七年），從駕平西夏。授尙書令，賜號國舅那顏。壬辰（公元一二三二年），賜銀印，封河西王，統其國族：阿勒赤以外戚從征討，前後三十二戰皆有功。薨，葬官人山。元貞元年（公元一二九五年）二月，追封濟寧王，諡忠武」<sup>(97)</sup>。

木華黎（又作「木合黎」、「摸合里」、「木河里」、「摩和資」）。札剌亦儿氏。木華黎「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曰：此非常兒也。及長，身長七尺，虬鬚黑面」<sup>(98)</sup>。「沈毅多智略，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歲丙寅（公元一二〇六年），太祖即皇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朮為左右萬戶：丁丑（公元一二一七年）八月，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庚辰（公元一二二〇）：秋八月：西夏國李王請以兵五萬屬焉：癸未（公元一二二三年）春：復攻下河西堡塞十餘：薨，年五十四：至治元年（公元一三二一年），詔封：木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諡忠武」<sup>(99)</sup>。

李魯。一名鳥木忽。木華黎子。「美容儀，慕華鳳，不薙髮，唯以便騎射故，仍胡帽胡服而已」<sup>(100)</sup>「沈毅魁傑，寬厚愛人，通諸國語，善騎射，年二十七，入朝行在所一。「甲申（公元一二二四年），李魯征西夏」<sup>①</sup>「時太祖在西域，夏國主李王（李德

旺)陰結外援,蓄異圖,密詔李魯討之。甲申(公元一二二四〇)秋九月,攻銀州,克之,斬首數萬級,獲牲口馬駝牛羊數十萬,俘監府塔海;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夏,詔封功臣戶口爲食邑,曰十投下,李魯居其首;戊子(公元一二二八年)夏五月薨,年三十二。至治元年(公元一二三二年)《蒙兀儿史記》作「至治二年」,詔封純誠開濟保德輔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魯國王,諡忠定<sup>②</sup>。

脫樂(一作「脫倉」或「脫倫」)。晃豁壇氏。「歲丙寅(公元一二〇六年),論開國功臣八十八人」,脫樂左翼千戶。「歲癸酉(公元一二一三年),大軍三道伐金,脫樂與汗弟合撒儿國舅那顏阿勒赤將左軍;乙亥(公元一二一五年),脫樂奉命督蒙兀契丹軍,並鯨所總北京十提控漢軍南征;歲己卯(公元一二一九年),扈駕西征花刺子模,凡七年。累立奇功。乙酉(公元一二二五年)凱旋。其冬,又從征西夏;軍次阿儿不合;明年春,師入西夏。阿沙敢不據賀蘭山寨,我師仰攻,拔之,擒阿沙敢不,盡獲其營帳橐佗,殺唐兀兵精壯者,俘其餘。聽軍士自分之。是夏,行在避暑察速禿山(雪山之謂,本紀稱渾垂山),次第命將取甘州西涼等府州,進逼中興。是時李德旺已殂,從子睨嗣位,度國勢已去,遣使乞降,謂不敢望收之爲子。時行在清水,汗不豫,僞允之。睨又使人來,以備貢物遷民戶爲辭,請踰月束身來朝。汗已疾甚,又允之。命脫樂馳驛往,安撫其軍民。及期,夏主朝靈州行在所,奉金銀器皿童男女及驢馬等爲摯,數各九九。而先之以金佛,時汗已昇遐。群臣秘不發喪,托言汗病未癒,引睨幄殿閣處行禮。越三日,脫樂奉遺詔手刃夏主,並赤其族。且命蒙兀人每食必祝言,唐兀惕滅矣。庸志成吉思遺憾。脫樂以

功承賜夏主行宮器皿,視諸將爲多。未幾卒」<sup>③</sup>。

關於「脫樂手刃夏主」,《蒙兀儿史記》紀傳中幾處有載。如「成紀二十二年丁亥(公元一二二七年)六月,」是月,夏主李睨請降,遣脫樂扯儿必往撫納之;越三日,脫樂扯儿必遵遺命殺之,並滅其族」<sup>④</sup>;又有:「歲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阿只乃〕從征西夏,大戰於其都中興府。夏人勢蹙,其末主李睨懼,卑詞乞降,比睨來朝行在,成吉思已殂。脫樂扯儿必遵顧命殺之」<sup>⑤</sup>。

忒木台。札剌亦儿氏(《元史》作「札剌台人」)。奧魯赤父。忒木台祖豁火察、父朔魯罕,「俱驍勇善騎射,逮事成吉思之父也速該」,「朔魯罕亡;使忒木台領父軍,隸幹歌歹汗潛邸位下。以征西域,俘康里酋以獻。又從滅西夏;歲丙申(公元一二三六年),分土功臣,賜食大同二千戶。後從蒙格汗征蜀,沒於軍。忒木台治軍嚴,所在不擾民,民德之。及是聞其卒,太原平陽河南皆爲立祠」<sup>⑥</sup>。

梁直牖魯華。蒙古克烈氏。撒吉思卜華父。「本事王罕,王罕滅,帥其屬二百人降」<sup>⑦</sup>。「初,以其部人二百,從太祖征乃蠻、西夏有功,命將萬人,爲太師國王木華黎前鋒;徇地河北,攻大名,小大數十戰,城垂陷,中流矢而卒。武宗時,贈太傅,追封衛國公,諡武敏」<sup>⑧</sup>。

昔儿吉思。「幼從太祖征回回、河西諸國,俱有戰功。太宗時,從睿宗西征;世祖尤愛之,軍旅田獵,未嘗不在左右」<sup>⑨</sup>。怯古里禿(又稱「阿勒赤黑」)。蒙古客列亦惕氏。失里伯祖。「從太祖經略西夏有功。又隸諸王朮赤台,領寶儿赤,與金人戰,歿於陣」<sup>⑩</sup>。

啓昔禮（亦作「乞失里黑答刺罕」）。幹刺納兀氏。哈喇哈孫曾祖。「始事王可汗脫幹璘：（王可汗）謀害太祖。吞昔禮潛以其謀來告：還攻滅王可汗，併其眾。擢啓昔禮爲千戶，賜號答刺罕。從平河西、西域諸國。（皆預有功）」<sup>⑪</sup>。

闊闊不花（名義青牛。又作「課課不花」）。阿勒壇塔塔兀氏（《元史》云「答答里帶人」）。塔海帖木兒先祖。「魁岸有膂力，以善射名。歲戊寅（公元一二一八年），成吉思汗命木合黎以太師國王專征，分探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闊闊不花爲五部先鋒都元帥之一。從征陝右，擒斬金將王公佐。甲申（公元一二二四年），從嗣國王孛魯討西夏，克銀州。丁亥（公元一二二七年），又從益都：壬辰（公元一二三二年），從幹歌歹汗渡河，攻金南京歸德，分兵踰淮，攻宋壽州：丙申（公元一二三六年），幹歌歹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於是闊闊不花鎮益都濟南：得荐置長吏（答魯合臣也），歲從官給所得五戶絲。以疾卒官」<sup>⑫</sup>。

按竺邇（又作「按主奴」）。雍古氏。（《元史》作「蒙古弘吉刺氏」）。步魯合答祖。「按竺邇幼鞠於外祖朮要甲家，訛言爲趙家，因姓趙氏。年十四，隸皇子察合台部。嘗從大獵，射獲數麋，有二虎突出，射之皆死。由是以善射名，皇子深器愛之」<sup>⑬</sup>。「歲己卯（一二一九年），從征西域，凡七年班師。論功授千戶。丙戌（公元一二二六年），又從征西夏。乘勢攻取金源邊郡。丁亥（公元一二二七年），先登拔積石州，從圍河州，破臨洮，攻德順，關斬獲有功：（中統）四年（公元一二六三年）卒，年六十有九。延祐元年（公元一三一四年），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諡武宣」<sup>⑭</sup>。

吾也而（又作「烏也兒」、「烏葉兒」，一名唐兀，或作唐兀台）。珊竹氏（《蒙兀兒史記》作「失主兀歹氏」）。其身事太祖、太宗、定宗、憲宗四朝，在軍五十年，東西轉戰數千里。「狀兒（貌）甚偉，腰大十圍。有把阿禿兒之號。辛未（公元一二二一年）冬，與者別那顏襲破東京：乙亥（公元一二二五年）：（授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總管、權兵馬都元帥：庚辰（公元一二三〇年），從木合黎圍東平：癸未（公元一二三三年），木合黎薨，其子孛魯還自西域，嗣國王，帥師征西夏。明年，吾也而從克銀州：（太完十三年（公元一二四一年））（授吾也而北京、平州、東京、廣寧、蓋州、泰州、開元七路征行兵馬都元帥，佩金虎符：戊午（公元一二五八年）九月卒，年九十有六。追封營國公，諡忠勇」<sup>⑮</sup>。《元史》本傳記有：（太祖）「十八年（公元一二二三年），從帝親征河西，明年下之」<sup>⑯</sup>（屠寄按：「癸未甲子二年，成吉思汗在西域班師道上，安得親征河西耶」）。

土堅海牙。畏吾人，葉仙鼎父。「以才武從太祖、太宗平金及西夏，俱有功」<sup>⑰</sup>。

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居是者凡百七十余載（屠寄訂正爲「居是者三百六十余載」），而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臣於契丹：歲己巳（公元一二〇九年），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欲來附。未行，帝遣使使其國：辛未（公元一二一一年），朝帝於怯綠連河：與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鎖潭、回回諸國，將部曲萬人以先。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帝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sup>⑱</sup>。《蒙兀兒史記》中記爲：「歲己卯（公元一二一九年），車駕親征西域。巴而朮阿而忒帥畏兀兒部萬人以從，與皇子拙赤

同下養吉干城，奉命還鎮本部。其後又從征西夏有功」<sup>①9</sup>。

綜上所稽，蒙古征伐西夏之將帥人物，以成吉思汗為首的黃金家族四人，同飲班朱尼水者八人，契丹人（或為遼遺族）四人，唐人（黨項族）六人，金國人（女真族）三人，回回四人，漢族六人，朔漠西域各族十七人，總計五十二人。無疑，囿於檢索材料有限，稽錄疏失之處多多難免，如《元史·張拔都傳》中提到有「近臣漢都虎」亦征過西夏，但其人舊史中無傳，族屬、事亦等不確。諸多將帥人物還須在方志、筆記、詩文、碑刻等其它歷史文獻資料中搜集。再如對上述將帥人物成份構成之組合分類，也存不當之處。

關於蒙古征伐西夏將帥人物所反映出的其它一些問題，不佞擬另文探討。（完稿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本文作者任職於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 注釋：

- (1) 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太祖紀》，頁五。中華書局點校本，一九七六年。（凡下文所引《元史》紀傳內容，均見此版本）。
- (2) 《元史》卷一《太祖紀》，頁一三、一四、二三。
- (3) （波斯）拉施特主編《史集》（余大鈞、周建奇譯）第一卷第一分冊：頁二三五、二三六；第一卷第二分冊：頁二〇七、二〇九、二一三、三一七、三二四、三四六、三四七、三四八、三五二。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凡下文所引《史集》第一卷兩冊及第二卷，皆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本，不再注編、譯者）。

(4) 賈敬顏《聖武親征錄校本》（又名《新校本聖武親征錄》）（油印本），中冊：頁一四五、一四七、一五〇、一五七、一五八；下冊：頁二二〇、二二一。

(5) 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頁二八七、二九五、二九七、三五二。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6) 屠寄撰《蒙兀兒史記》卷二《成吉思汗紀上》，頁二五；卷三《成吉思汗紀下》，頁二八、二九、四〇。北京市中國書店影印，一九八四年。（凡下文所引《蒙兀兒史記》紀傳內容，均見此版本）。

(7) 龔世俊等「《西夏書事》校証」，頁四六二、四六三、四六五、四六六、四六八、四九二、四九六。甘肅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8) （瑞典）多桑著《蒙古史》（馮承鈞譯），上冊：頁五八、六〇、六一、一四七。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9) 參見《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頁三四八。

(10)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頁八七、九一。

(11) 《蒙兀兒史記》卷三二《察阿歹諸王傳》，頁二八六。

(12) 《史集》第二卷，頁五。

(13) 《蒙兀兒史記》卷四《幹歌歹汗紀》，頁四四。

(14) 《蒙兀兒史記》卷三《成吉思汗紀下》，頁四〇。

(15) 《蒙兀兒史記》卷三三《拖雷傳》，頁二九三。

(16)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冊，頁三一七；《史集》第二卷，頁一七四、一九九。

(17) （瑞典）多桑著《蒙古史》（馮承鈞譯），上冊：頁一四七。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 (18) 賈敬顏《聖武親征錄校本》（油印本），中冊：頁一一四。
- (19) 道潤梯步「新譯簡注《蒙古秘史》」，頁一六六。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 (20) 《蒙兀儿史記》卷二《成吉思汗紀上》，頁二一。
- (21) 《伊朗》志費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濟譯，翁獨健校訂），上冊：頁三九。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 (22) 《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傳》頁二九六〇；
- 《元史》卷一二〇《鎮海傳》，頁二九六三；
- 《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傳》，頁二九七五；
- 《元史》卷一二二《哈散納傳》，頁三〇一六；
- 《元史》卷一二三《阿朮魯傳》，頁三〇二四；
- 《元史》卷一二三《紹古儿傳》，頁三〇二五。
- (23) 《元史》卷一二二《雪不台傳》，頁三〇〇八。
- (24) 《元史》卷一二四《速哥傳》，頁三〇五一。
- (25)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禿花傳》，頁三五三二。
- (26) 《元史》卷一二八《土土哈傳》，頁三一一四。
- (27) 《元史》卷一二二《麥里傳》，頁三二一〇。
- (28) 《元史》卷一五〇《耶律阿海傳》，頁三五四七。
- (29) 《元史》卷一二〇《朮赤台傳》，頁二九六二。
- (30) 《元史》卷一二九《阿塔海傳》，頁三一四九；
- 《元史》卷一三一《懷都傳》，頁三一九六。
- (31) 《元史》卷一《太祖紀》，頁一一。
- (32) 《元史》卷一二〇《札八儿火者傳》，頁二九六〇。
- (33) 《蒙兀儿史記》卷二三《不禿傳》，頁二四四。
- (34) 《元史》卷一一八《孛禿傳》，頁二九二二。
- (35) 《蒙兀儿史記》卷四八《鎮海傳》，頁三六六、三六七。
- (36) 《元史》卷一二〇《鎮海傳》，頁二九六四。
- (37) 《蒙兀儿史記》卷二九《速別額台傳》，頁二七七。
- (38) 《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傳》，頁二九七五、二九七七；二九七八
- 《元史》卷一二二《雪不台傳》，頁三〇〇八、三九。
- (39) 《蒙兀儿史記》卷四一《阿只乃傳》，頁三三二。
- (40) 《元史》卷一二三《阿朮魯傳》頁三〇二四、三〇二五
- 《元史》卷一三一《懷都傳》頁三一九六。
- (41) 《蒙兀儿史記》卷四〇《紹古儿傳》頁三二八。
- (42) 《元史》卷一二三《紹古儿傳》頁三〇二五。
- (43) 《蒙兀儿史記》卷四〇《失魯孩那顏傳》頁三二七。
- (44) 《元史》卷一三二《麥里傳》頁三二一〇。
- (45) 《蒙兀儿史記》卷四〇《薛赤兀儿傳》頁三三〇。
- (46) 《元史》卷一五〇《耶律阿海傳》頁三五四八、三五四九。
- (47) 《元史》卷一《太祖紀》，頁一五。
- (48) 《蒙兀儿史記》卷三《成吉思汗紀下》頁三一。
- (49) 《蒙兀儿史記》卷四九《耶律阿海傳》頁三六九。
- (50) 《元史》卷一四九《移刺捏儿傳》頁三五二九、三五三〇。
- (51) 《蒙兀儿史記》卷四九《耶律捏儿傳》頁三七一。
- (52) 《蒙兀儿史記》卷六五《完顏石柱傳》頁四六七。
- (53)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傳》頁三四五五、三四五六。
- (54) 《蒙兀儿史記》卷四八《耶律楚材傳》頁三六二、三六五。
- (55) 奚，南北朝時稱庫莫奚。唐簡稱為奚。與契丹同源出鮮卑宇文部的一支。分布在饒樂水（今內蒙古老哈河）流域，營游牧生

活。經常向中原朝廷進貢，也進行交換。唐中葉，首領李大酺被封「饒樂郡王」，玄宗以固安公主妻之。當時與契丹並稱為「兩蕃」。唐末，一部分奚人在首領去諸率領下西徙媯州（治今河北省懷來縣），別稱「西奚」，遂有東奚、西奚之分。部分已兼營農業。東西奚先後附遼，多散居於中京地區，漸與契丹人相融合。

(56) 阿里湫城，屠寄按：「西夏平涼府城番名」。馮承鈞案：「阿里湫即元秘史卷一二之額里折兀，宋元之西涼府，今武威也」。

(57)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傳》，頁三五一四；《蒙兀儿史記》卷三一《耶律留哥傳》，頁二八三。

(58) 〈瑞典〉多桑著《蒙古史》（馮承鈞譯），上冊：頁一四八。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59) 《元史》卷一二〇《察罕傳》，頁二九五五、二九五七。

(60) 《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鈴部傳》，頁三〇一一。

(61) 白濱、史金波《大元肅州路世襲也可達魯花赤之碑》考釋，《民族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62) 湯開建《大元肅州路也可達魯赤世襲之碑》補釋，《中國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63) 《蒙兀儿史記》卷四七《昔里鈴部傳》頁三五六；《元史》卷一二二《昔里鈴部傳》，頁三〇一二。

(64) 《元史》卷一二三《也蒲甘卜傳》，頁三〇二七；《元史》卷一二三《昂吉儿傳》，頁三二二三；《蒙兀儿史記》卷九六《昂吉儿傳》，頁六二〇。

(65) 《元史》卷一三三《拜延傳》，頁三二二四、三二二五；《蒙兀

儿史記》卷(65)《火奪都傳》頁四六四。

(66) 《蒙兀儿史記》卷八一《朵儿赤傳》頁五三四。

(67) 《元史》卷一三四《朵儿赤傳》，頁三二五四。

(68) 《元史》卷一三四《朵羅台傳》頁三二六四、三二六五。

(69) 《元史》卷一四六《粘合重山傳》頁三四六五、三四六六。

《蒙兀儿史記》卷四八《粘合重山傳》，頁三六七、三六八。

(70) 《元史》卷一五二《楊傑只哥傳》頁三五九三、三五九四；

《蒙兀儿史記》卷五三《楊傑只哥傳》頁四〇二。

(71) 《元史》卷一五一《薛塔刺海傳》頁三五六三。

(72) 《蒙兀儿史記》卷五九《薛塔刺海傳》頁四三九。

(73) 西域合魯氏又有哈刺魯、哈儿魯、合刺魯、厘刺魯、罕祿魯、哈魯等名稱。哈刺魯在唐代稱葛邏祿或葛祿，是突厥族的一支，和唐朝有朝貢關係。西突厥衰亡後，她據有中亞七河流域，建庭於碎葉城（今中亞托克馬克）。九世紀後半葉，一部分回鶻人西遷，和哈刺魯人共建了喀喇汗王朝（在十世紀後期），並共同信奉了伊斯蘭教。西遼（公元一二四至一二一一年）盛時，她成為西遼藩屬。公元一二一一年前，其部長阿儿斯蘭汗投降蒙古，並出兵幫助蒙古西征和南進。

(74) 《元史》卷一二二《鐵邁赤傳》頁三〇〇三；《蒙兀儿史記》卷一一九《虎都鐵木祿傳》，頁七三三。

(75) 《蒙兀儿史記》卷六五《也罕的斤傳》頁四六六。

(76) 《元史》卷一三三《也罕的斤傳》頁三二二六。

(77) 同注(76)。

(78) 康里，又有作康禮、康鄰、机里、抗里、杭里、航里，係中亞

突厥族之一支，原居住在今鹹海東北一帶，後散居中亚其它地區。康里人在成吉思汗西征前已伊斯蘭化。它作為色目人之一種而大量進入中原，和中亞其它信奉伊斯蘭教的突厥人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等都成為中國回族的族源。

(79) 《元史》卷一二三《艾貌傳》頁三〇三九。

(80) 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元代》（寧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81) 蒙元時期回回人除了哈刺魯氏等外，還有以「谷則幹儿朵」、「巴拉沙袞」、「阿力麻里」這些地名為姓氏的回回人。這些地方是西部天山地區突厥語諸部活動中心。有認為谷則幹儿朵與巴拉沙袞為同一城市，在今吉爾吉斯托克馬克以東四十里。

(82) 《元史》卷一二〇《曷思麥里傳》頁二九六九。

(83) 《蒙兀儿史記》卷二九《曷思麥里傳》頁二七六、二七七。

(84) 《蒙兀儿史記》卷五四《史天倪、石天應等列傳》頁四一三。

(85) 《蒙兀儿史記》卷五一《劉凝傳》頁八三〇。

(86) 《元史》卷一四九《劉伯林傳》附《黑馬傳》，頁三五一六、三五一八。

(87) 《元史》卷一四七《史天祥傳》，頁三四八六、三四八八；《蒙兀儿史記》卷五四《史天祥傳》，頁四〇八；《蒙兀儿史記》卷三《成吉思汗紀下》頁三九。

(88) 《元史》卷一五一《張拔都傳》，頁三五八〇。

(89) 《蒙兀儿史記》卷五九《兀速赤張榮傳》頁四三八；《元史》卷一五一《張榮傳》，頁三五八一。

(90) 《元史》卷一五三《王檄傳》頁三六一一～三六一三。

(91) 《蒙兀儿史記》卷六一《王檄傳》頁四四四。

(92) 《元史》卷一六九《謝仲溫傳》頁三九七七。

(93) 《蒙兀儿史記》卷二八《李幹儿出傳》頁二六四、二六六。

(94) 《元史》卷一九《博爾朮傳》頁二九四五、二九四六。

(95) 《蒙兀儿史記》卷二八《赤老溫傳》頁二七一。

(96) 《蒙兀儿史記》卷五七《蒙古不花傳》頁四三三；《蒙兀儿史記》卷二七《李魯傳》頁二五六；《蒙兀儿史記》卷三《成吉思汗紀下》頁四〇

(97) 《蒙兀儿史記》卷二三《德薛禪傳》附《阿勒赤傳》頁二四一；《元史》卷一八《特薛禪傳》附《按陳傳》頁二九一五

(98) 《蒙兀儿史記》卷二七《木合黎傳》頁二五三、二五五。

(99) 《元史》卷一九《木華黎傳》頁二九二九、二九三〇、二九三二、二九三四、二九三六。

(100) 《蒙兀儿史記》卷二七《李魯傳》頁二五六。

① 《元史》卷一五〇《何實傳》頁三五五一、三五五二。

② 《元史》卷一九《李魯傳》頁二九三六、二九三七；《蒙兀儿史記》卷三《成吉思汗紀下》頁四一。

③ 《蒙兀儿史記》卷四四《脫樂傳》頁三四一。

④ 《蒙兀儿史記》卷三《成吉思汗紀下》頁四一。

⑤ 《蒙兀儿史記》卷四一《阿只乃傳》頁三二二。

⑥ 《元史》卷一三一《奧魯赤傳》頁三一九〇；《蒙兀儿史記》卷四一《忒木台傳》頁三三四。

- ⑦《蒙兀儿史記》卷四四《撒吉思卜華傳》頁三四三。
- ⑧《元史》卷一二二《樂直膺魯華傳》頁三〇一三、三〇一四。
- ⑨《元史》卷一二二《昔儿吉思傳》頁三〇一五。
- ⑩《元史》卷一三三《失里伯傳》頁三二三四；《蒙兀儿史記》卷九〇《失里伯傳》頁五八九。
- ⑪《元史》卷一三六《哈刺哈孫傳》頁三二九一；《蒙兀儿史記》卷二五《乞失里黑傳》頁二四九；《蒙兀儿史記》卷一一六《哈刺哈孫傳》頁七一八。
- ⑫《元史》卷一三五《塔海帖木儿傳》頁三二七六；《蒙兀儿史記》卷五七《闊闊不花傳》頁四三〇。
- ⑬《元史》卷一二一《按竺邇傳》頁二九八二；《元史》卷一二二《步魯合答傳》頁三二〇七。
- ⑭《蒙兀儿史記》卷四七《按竺邇傳》頁三五八、三五九。
- ⑮《蒙兀儿史記》卷三八《吾也而傳》頁三二四、三二五。
- ⑯《元史》卷一二〇《吾也而傳》頁二九六八。
- ⑰《元史》卷一三三《葉仙鼎傳》頁三二二七；《蒙兀儿史記》卷八〇《葉仙鼎傳》頁五三一。
- ⑱《元史》卷一二二《巴而兀阿而忒的斤傳》頁二九九九、三〇〇〇；（伊朗）志費尼著《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濟譯、翁獨健校訂），上冊：頁五〇，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 ⑲《蒙兀儿史記》卷三六《巴而兀阿而忒的斤亦都護傳》頁三一四、三一五。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一九七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一六五八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 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 九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季刊 第一四九期

名譽 不都  
發行人：阿 拉

社 長：林 念 慈

主 編：劉 學 顯 銚

副主編：張 華 克

業務經理：馬 普 東

電話：二 三 五 六 一 八 〇

發行者：中 國 邊 政 雜 誌 社

本社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十號五樓之一

電話：二 三 四 一 六 四 二 四

印刷者：公 館 打 字 印 刷 行

地 址：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一號二樓一

電 話：二 三 六 三 三 五 三 四